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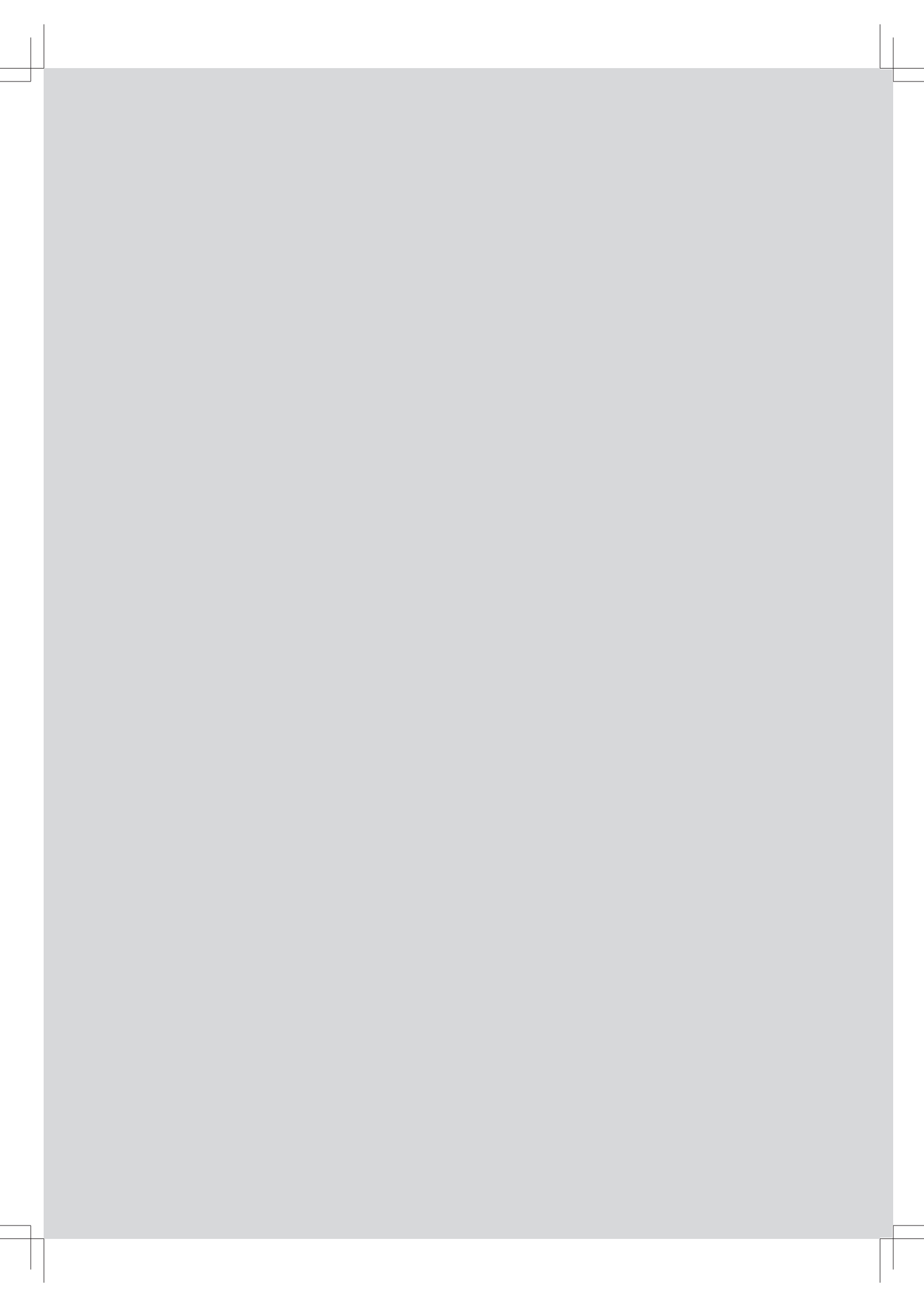
【下冊】

徐醒民先生主講

地險何曾手，人謀却早輸；三分甘柔蜀，二士已吞吳。王氣秋雲盡，石城衰草蕪；不堪沉鐵鎖，
臣妾普王都。荒臺依佛寺，蔓草露華農。月夜虛墳典，霜天度梵鐘。人今溺洪水，誰更斬蛟
龍。朝權存未許，雲霧古新亭。初拄杖，感慨憶前賢。拾級雖今日，露襟
七子，文苑獨千秋。依仰今何世，三緘慎舌喉。

雪廬詩選讀講記

雪明講習堂 印行



雪廬詩選讀

【下冊】目 錄

金陵懷古十詠

| | |
|--------|-----|
| 建業城 | 一 |
| 周孝侯讀書臺 | 一九 |
| 阮步兵墓 | 三三 |
| 新亭 | 四三 |
| 圍碁別墅 | 五七 |
| 雞鳴寺 | 六五 |
| 胭脂井 | 七七 |
| 明故宮 | 八七 |
| 方正學墓 | 一〇三 |
| 毘盧寺 | 一一五 |

| | |
|---------|-----|
| 題日月潭玄奘寺 | 一二五 |
| 觀瀑布寄意二首 | 一四五 |
| 鄉夢 | 一五七 |
| 絮 | 一六五 |

雪廬詩選讀講記 下冊

徐醒民先生 主講

金陵懷古十詠——建業城

「金陵」就是現在的南京，南京在古時候名稱很多。這首詩叫作〈建業城〉，建業指的就是南京。那時候在三國時代，三國就是曹操的叫魏國，在四川劉備的那個國叫作蜀國，在南京叫作吳國、東吳，這就是三個國家。三個國家怎麼形成的呢？原來是漢朝，漢朝有前漢有後漢，到了後漢的時候，曹操幫助後漢，作了宰相。後來他的兒子篡了位，篡了漢，叫漢朝禪讓給他，他自己作了皇帝。這時候在四川的劉備也宣布，因為劉備姓劉，他認為是漢朝的後代，你曹丕篡位，篡了漢朝的位子，所以他在四川就宣布蜀國是漢朝的漢主。在南京的孫權，也在南京宣布作皇帝。這就是三國，三個國家形成了。現在講這個建業城，建業城就是孫權在南京宣布成立東吳，稱為吳國，建立他的帝王事業的時候，把這個南京（原來叫金陵），改為建業城，叫作建業，又叫作石頭城。建業城，一般講六朝，六朝怎麼算法子呢？從孫權在建業建立吳國的時候，那就是第一個帝王的首都，後來東晉，東晉後來有宋、

齊、梁、陳，合起來有六個朝代在此建都，一般講六朝。六朝就是吳國孫權在那開始的，叫作建業城。

為了我們研究這一首詩，要把三國時代一般的大事情稍微說一說。三國時代曹操在洛陽，劉備在四川成都，孫權在南京，這三個國家互相攻伐。開始的時候，劉備想跟孫權結合起來共同對付曹操，後來孫權又變了，又跟曹操來準備結盟。跟曹操結盟的時候，那當然是跟劉備又合不來了，以至於到後來，孫權把劉備的大將關公殺了，殺了關公，把關公的頭割下來，送到曹操那裏，吳國跟蜀國這兩國就鬧翻了。到後來，曹操死了，他的兒子叫曹丕正式作了皇帝了，孫權又跟曹丕合作起來。再到後來，他又想跟劉備再合作。這就是三個國家彼此來往沒有固定關係，我們一般講，「世間萬事無常」，沒有一個常態。所謂常態，照那時候三國的情勢來看，曹操這個國家是魏國，它的國家是把後漢滅了以後，自己作了皇帝，這是不對的。劉備跟孫權兩個應該要合作，可是這兩個國家沒有守住恆常的外交關係。所以三個國家只是依照當時眼前利害，沒有想到長遠的，建立國家應該跟那個國家建立永

久的關係，沒有這個觀念，所以都是無常的。

我們了解這個之後，就看這首詩，這一首詩後面還有，一共有十首詩。那時雪廬老人在抗戰的時候，他老人家跟孔子奉祀官府一同在四川，到了抗戰勝利之後，老人家就回到南京來。抗戰之前，南京就是國民政府，勝利之後，政府就回到南京來，所以孔子奉祀官府也一起回到南京。回到南京，我們老師——就是雪廬老人，一到南京到處看一看。抗戰時候，南京是個淪陷區，尤其是在南京剛剛淪陷的時候，大家還知道，日本人到南京來，實行南京大屠殺，那時南京遭了大劫，在歷史上始終是記得這樁事情。所以雪廬老人回到南京來的時候，到處看看這些古蹟，有很多感慨，作了這十首詩，叫作「金陵懷古十詠」，有十篇詩。第一篇就是〈建業城〉。

地險何曾利，人謀却早輸；
三分甘棄蜀，二士已吞吳。
王氣秋雲盡，石城衰草蕪；
不堪沉鐵鎖，臣妾晉王都。

這是寫吳國到後來亡國的時候，那種淒慘的狀況。這個當中有批評，也藉著這篇詩，對於吳家開始建國的時候，一開始到後來，建國的理想？沒有。從這裏可以看出來，到了民國建國，民國，國民政府孫中山先生把滿清推翻之後，他就在南京卽了大總統的位子，所以國民政府就在南京。國民政府建都在南京的時候，沒有好久，就把儒家這個學術，儒家的學術思想就不講了，這些問題老師在這裏面都有講的。一直到現在，我們看，建立國家，現在雖然是民主時代，無論在什麼時候，你要想在世界上，你的國家能夠長久存在的話，必得要照儒家的學術實行。儒家學術

講究王道，不講霸道，不要侵略別人，先把自己國家建設好，以國內的民眾為主。開頭我們就看這裏，八句詩有四副對聯子，兩句是一副對聯。過去學詩先學作對聯，所以八句詩兩句兩句的一副對聯，就是四副對聯。開頭這副對聯叫起聯，發起的起，起頭了。第二副聯子叫領聯，領聯就是我們人的這個頸子，有這個頸子把頭跟身體連起來。第三副聯叫脛聯，脛聯就是兩個腿一直到腳，這叫脛聯，有這個才能夠走得出去，才能走路。最後一副聯叫結聯，結就是完結篇的結，就是總結了。四副聯子，就是起承轉合。作文章講起承轉合，詩也是如此，有起承轉合。開頭這副聯子，我們看：

地險何曾利，人謀却早輸。

開頭這副聯子重要，為什麼呢？這副聯子開頭，後面都有連帶的關係，如果沒有連帶的關係，等於這個人只有頭、身體，沒有頸子把頭跟身體連得起來，那這個人怎麼活？所以後面的這幾副聯跟開頭都有聯絡關係，就是一脈相承。這副聯子看看，「地險」，建業城這個地方很險要。怎麼很險要呢？南京城也就是建業城靠大江，

就是靠近長江，有這一道長江把南北阻隔起來。比如那個時候，從北方來的，要想到南京來，要想過江，那不容易。從北方來的敵人，要想來攻打南京，這一道大江就過不來，所以這個地勢很險，而且南京城四周都有高山，所以這個地方很險要。一般說地方險要，一個國家的首都建立在此，應該是憑著這個險要的地方，防守是很容易的，外面的人要打過來不容易，但是這裏講「何曾利」，你要靠這個地方險要，認為這個地方對於你這個國家有利於防守的話，何曾，談不上。孟子曾經講「天時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」，這是孟子講的。孟子又曾經說「固國不以山谿之險」，你要把你這個國家國防鞏固起來，不在乎有山、有谿，谿就是指的那個水，不在這個，山谿之險靠不住的，不能算是地利。就算你這個地方有山谿之險，可以認為是國防鞏固，可以放手，但是比不上人和。在三國時代，曹操那個魏國佔的是天時，為什麼呢？他把漢朝篡位篡下來之後，他就繼承漢朝，那些事業他都有，漢朝用的人，他都有的，曹操佔了天時；南京應該就是地利；劉備在四川算是人和，這是三國時代。所以這一句裏面就有批評的意思，南京這個地方很險要，憑著山谿之險，應該是很重要的地方，但是你認為這是有地利，何曾利，何嘗是你受到它的利益？

沒有。是地利，但是你這個地方的地利沒有用得上。你為什麼沒有用得上這個地利呢？失去了人和，應該憑著你這個地利，跟劉備兩個結合起來，地利加上人和。如果這麼作的話，那你吳家跟劉備蜀家兩個合作起來，也許就可以把曹操消滅掉。事實上你沒有這麼作，你失去了人和，地利也沒有得到。

所以第二句，「人謀却早輸」，「人謀」，你講人和這一方面，你沒有想到。國家要成立的話，這個謀字重要，謀字，你看《書經》裏面，有〈大禹謨〉，有〈臯陶謨〉，那都是人謀，都有賢能的臣子替天子來建議那些事情。所以吳國那時候，你只有這個地方是很險、很重要，表面看你是有地利，但是人謀沒有，早輸了。你沒有長久跟劉備結合、結盟，人謀早就輸了，所以註定這個地方地利、人和都沒有，要想永久存在，那是辦不到。這一副聯，基礎就是這一聯詩，它奠立基礎了。

三分甘棄蜀，二士已吞吳。

第二副聯子叫領聯，「三分甘棄蜀，二士已吞吳」。「三分」天下，蜀、魏、吳這三國，在三分天下，你吳國佔了其中一分。佔了一分的時候，承著上面人謀卻早

輸，為什麼人謀却早輸呢？「甘棄蜀」，你自己不跟蜀國結盟，你去曹操那邊跟他拉攏關係，這就是你自已甘願放棄了蜀國，這個註定是輸了，就接著人謀却早輸，從那來的，你這是錯誤的。這一錯誤下來，「二士已吞吳」。孫權後來死了，傳下來傳到孫皓，到了孫皓的時候，孫皓本身也不好，生活很糜爛，他朝廷裏那些臣子，不合他的意思，就殺了，搞得上下離心離德，所以孫皓是亡國之君。

在三國那個時候，原來是曹操把漢朝的帝王之業的位子奪下來，篡位篡下來以後，沒有好久司馬懿，司馬懿的兒子司馬昭，孫子司馬炎，到了司馬炎即位的時候，變成晉朝，作了晉朝的帝王了。曹操滅了後漢，這是因果報應，到了後來沒有好久，司馬懿的孫子司馬炎就把曹操的那個王朝滅掉了，建立晉朝。建立晉朝以後，他就派一個王濬。王濬那時候在四川，他為什麼在四川呢？司馬炎即位之後，把劉備那個國家也滅掉了，滅掉之後，所以他的大將王濬就在四川。後來司馬炎又叫王濬從四川出兵，來攻打吳國。那時候有兩位，一個是王濬，再來就是杜預，杜預大家應該很熟，就是注解《左傳》的那個杜預。派這兩位從四川乘著長江南下的時候，王

濬在四川就造了大船，叫作樓船，就像一座大樓房一樣，那叫樓船。王濬先到南京，一到南京聲勢浩大。在這個之前，孫皓已經知道了，知道王濬要從四川造船，要乘著長江到南京來，所以孫皓就派人造了一個很長的鐵鏈子，這個鐵鏈子在長江很險要的地方，把長江攔截起來，並且在鐵鏈子旁邊，放下很長的鐵鉤子。在他想法，你王濬下來的時候，我有大的鐵鏈子，鐵鏈子還有鐵釘子，你再大的船你也過不來。這種作法王濬知道了，那麼他就想辦法，前面造一個大的筏，筏就是木頭造的那個筏，筏上面有很多稻草人，人是用稻草作的，筏上面灌了很多油，那個麻油在前面。前面走到鐵鏈的時候，把這個鐵釘子用那個稻草人把它吸住，吸住在稻草人上面，那個鐵鏈用這個麻油一燒，一下就把它燒斷了。所以唐朝詩人就作了〈西塞山懷古〉，他講說「千尋鐵鎖沉江底，一片降幡出石頭」，他就是講這個事情。所以「二士已吞吳」，就是到後來，孫皓這個時候，王濬、杜預這兩位從四川下來，杜預還沒到，王濬先到，他就用那個方法，把東吳孫皓設的那個鐵鏈子、鐵釘，把它破壞掉。一破壞掉，那個樓船長驅直入，後來孫皓知道了，看見樓船那些人多得把長江都塞滿了，這個不得了，趕快就投降了。投降沒那麼容易的，自己把上半身的衣服

脫下來，叫作肉袒，用繩子把自己捆綁起來，帶著棺材，連同他朝廷裏面自己的子弟、大臣，一共有幾十個人，到了王濬的軍營裏面來投降，是這樣的，亡國之君很慘，所以講二士已吞吳。「三分甘棄蜀，二士已吞吳」。三分甘棄蜀指的孫權那個時候，在三國的時候，你應該結盟的，你不去結盟，棄了蜀國。二士已吞吳，到孫皓這個時候，孫權造的因，由孫皓來承受這個後果，二士已吞吳是果，前面是因，後面是果。後面就是講到投降之後，看吳家到後來淒慘的局面。建業城是怎麼樣呢？

王氣秋雲盡，石城衰草蕪。

「王氣」，唐朝詩人寫的〈西塞山懷古〉，開頭就講：「王濬樓船下益州」，益州就是四川成都，「金陵王氣黯然收」，金陵就是建業，就是南京城，王氣指的是東吳的，吳家帝王的這個氣勢，黯然，黯然的是看不到了，黯然，沒有了。這裏就是講王氣，你吳家帝王這個氣勢，「秋雲盡」，王氣沒有了，王氣盡了。〈西塞山懷古〉第二句「金陵王氣黯然收」，不是除，黯然收，收起來了，這是王氣盡，金陵王氣黯然盡了。黯然是抽象的，雪廬老人他用這個，比那個黯然還好。「金陵王氣黯然

收」沒有秋雲這兩個字好，秋雲是具體的，秋天這個雲在天上就是一個黯然。二士已吞吳，把這吳家併吞過去了，併吞、吞到晉國去了，你金陵吳家的王氣盡了，在金陵還看到什麼呢？只有一片秋雲而已，只見黯然的秋雲，「王氣秋雲盡」。

「石城衰草蕪」，「石城」就是石頭城，建業又叫作石頭城，石頭城裏面還看到什麼呢？沒有了，這是講的人事，上一句是講吳家帝王的氣，第二句講石頭城裏面，吳家的王朝裏面，朝廷裏面那個臣子，吳家自己的王妃、宮女、兒子、孫子還有沒有？石頭城講的人事，石頭城裏的人事——吳家的人事沒有了。沒有的時候，看見石頭城裏面什麼東西？衰草。「衰草蕪」，石頭城裏面一片荒蕪的衰草而已，人沒有了。人為什麼沒有呢？前面講過，孫皓去投降的時候，帶著臣子、自己的家族人，向王濬去投降。這個時候石頭城裏他的王家人事全非，只有荒蕪的衰草。

前面講到孫皓——亡國之君，投降了。投降之後，吳家的王者之氣沒有了，只看一片黯淡的秋雲。再看石頭城裏面人物，吳家的人物現在沒有了，既然投降的話，他朝廷的大臣、吳家的子弟，都一起到北方去了，到司馬家裏去了。所以後面講石

城衰草蕪，只看見滿城裏那些衰草荒蕪的那個現象，人沒有了。

不堪沉鐵鎖，臣妾晉王都。

後面結聯兩句，一副聯兩句，「不堪沉鐵鎖，臣妾晉王都」。這是由第三副聯子，起承轉合，開頭一副聯子是起頭的，第二副領聯是承，承著開頭這一副聯子，第三一轉，在投降之後，王氣跟人物都沒有了，最後一結，結就想到孫皓在亡國的時候，他曾經想抵抗，抵抗誰？抵抗王濬，「沉鐵鎖」，那個鐵鏈子加上鐵錐子，這就是劉禹錫作的〈西塞山懷古〉。他站在西塞山，就是湖北那個地方，當初吳家就從西塞山那裏發展過來，西塞山當地方就是皇族，皇族那時候是那裏的太守，太守是那個地方長官，吳家就把那個太守斬了、殺了，然後從那裏開始發展到建都在建業。所以唐朝詩人劉禹錫講，「千尋鐵鎖沉江底」，千尋，尋、尋找的尋，其實它是講長度的，一千尋那麼長的鐵鎖，被王濬用那個草船破壞了，那麼長的鐵鎖沉到江底裏面去了。所以雪廬老人在這裏講「不堪沉鐵鎖」。不堪沉鐵鎖是倒裝句法，你孫皓造了千尋那麼長的鐵鎖，要攔截、防禦王濬那個樓船，被王濬草船一破壞，不堪什麼

呢？不堪防禦，你不起防禦的作用，你再長的鐵鏈子、鐵鎖防不了，防不了就是不堪，你那麼多的鐵鎖，在江上橫，橫在長江上面，一點作用都沒有，這叫不堪沉鐵鎖。鐵鎖一沉下去了，堪當能字講，你能夠防禦王濬的樓船嗎？不能防禦了，叫不堪。下面說的就是最後，最後投降之後怎麼樣呢？就是照應那個石城衰草蕪。不堪沉鐵鎖就是照應二士已吞吳，這個都有脈絡的。「臣妾晉王都」，孫皓帶著朝廷裏面臣子，自己家裏兒子、妃子、夫人，一起投降王濬，由王濬接受了。他在投降的時候，前面講過，沒有穿上衣，自己把自己綁起來，然後抬了一副棺材跟著，後面跟著他的家人、臣子。王濬一接受投降的時候，當時就把他自己捆綁的繩子解開來，棺材也把它燒掉，把他送到司馬炎的那個王朝裏面。司馬炎封他叫作歸命侯，歸命，你歸來了，歸到司馬王朝了，叫歸命侯。所以後面講「臣妾晉王都」，孫皓帶的臣子，家裏的妻妾，都歸到晉朝的王都裏面去了，就亡國了。

這首詩每一副聯子、每一句，字面的意思都跟大家講過了，起承轉合這個脈絡也講過了。這一首詩含的意思，和佛經裏面講的那個事情一樣，都是有表法的。這

一首詩裏面，表法是什麼呢？表法是佛經的講法，就儒家，儒家經典講含意，含的意思很廣，這一首詩裏面含的意思很廣。雪廬老人抗戰勝利之後，回到國民政府的首都來，看見首都都在淪陷的時候，遭到日本軍隊大屠殺，然後城裏的人被殺了多少也不知道，城裏也很荒涼，當然老師感慨很多。這還是其次，最重要裏面講的，開頭就講人謀却早輸，人謀什麼呢？自古以來，在堯舜時代那個朝廷裏面，大臣子建議的那些言論都叫作謀，那對於治理天下都是非常可貴的。他這個大臣子建議下來，照著那樣作的話，政治非常安定，所實行的政策都是王道，王道就是儒家講的實施仁政。仁政從那裏來？仁政就是從中華文化來，從什麼時候開始？從伏羲氏開始。伏羲氏那是五帝時代、三皇五帝時代，伏羲氏到了神農、黃帝、唐堯、虞舜，一直到夏商周三代，治理天下的這個王道，就是儒家所講的：你建立這一個政治必須要以人民為主。在歷史上那一個王朝不愛護民眾的話，你的王朝也差不多快亡了，夏桀王、殷紂王只顧自己，搞得天下老百姓民不聊生，所以夏桀王、殷紂王很快就亡了國。周家到了周幽王，也是這樣，到後來秦始皇也是。秦始皇後面是漢，下來這就是接著這個歷史了。所以雪公在這裏講人謀，固然指的是你孫權沒有跟劉

備長遠的合作，而以眼前的利益為主。如果說是人謀的話，以傳統政治的遠大眼光來看，必須以儒家的治國平天下這個道理來實行。

儒家治國平天下，在《大學》裏面講得清清楚楚的。「大學之道在明明德，在親民」，然後一貫下來，「脩身、齊家、治國、平天下」，這是中華文化治理天下、治國這個道統。三國時代孫權沒有遵守這個道統，那是歷史上的事情。到了民國時代，也沒有講這個道統。那個時候，你各位看看，稍微把近代史看一看，民國時代成立之後，到處毀滅寺廟；在民國以前沒有學校，都有私塾，民國成立以後有學校，有學校就把私塾關門，不讓私塾再繼續教了，不講儒家的這些學術了，這個都是人謀。一直到現在，我們在臺灣看看，臺灣那裏講儒家的學問？你要真正講儒家學問的話，現在狀況絕對不是這個樣子，政治一定是穩定的，社會一般人的人心、風俗也不至於像現在這個樣子。現在我不必說了，你們各位每天都可以看到。老師那個時候就在這裏講佛經的時候，講儒家經典的時候，他常說：我不要吃電視、不要看報紙，我就知道明天的事情。明天什麼事情呢？少不了有一些殺人的事情，有一些

搶劫的事情。這是他老人家好幾次都這樣講。預先就知道，明天會發生有搶劫、有殺人的事情。那時候，老師在世還不至於像現在這樣亂。現在好了，現在不但殺人，殺父母的、父母殺兒女的，也常常有了。這個是什麼呢？老師他是佛經也看得多，儒家經典都看完了，所以把佛經、把儒經都看過之後，不但看過，而且照著這樣脩持——就是脩行，他的智慧就開了。智慧一開，眼前的事情，他都通達。

所以在這一首詩裏面，人謀却早輸，那時候在南京，國民政府早就放棄，不但在抗戰之後，在抗戰之前都不講儒家的學問，不講了。那時都受著民國時代一般文人的影響，主張全盤西化，全盤學外國人的、學西洋人的文化。中國的這些經書，把它燒掉、不要，或者把它丟到廁所裏面，廁所古時候叫作茅屎坑，丟到茅屎坑裏面去，那樣毀棄固有文化。倒是一般人不知道，老師看得清清楚楚，從那個時候就看到未來，你那樣作的話，後來有什麼好的結果？沒有。這一首詩裏面，藉著講吳家的，那個時候人謀輸了，以至於到後來國家亡了、投降了。由那裏含義，含到民國時代，在民國時代以前歷代的時候，根據這個原則，誰要實行儒家的文化，這個

王朝它就維持比較久；誰要放棄了這個儒家的文化，這個王朝很快就完了。民國以後，老師看得更清楚。從這裏也可以知道，這還只講到政治上的事情，裏面含有脩道的事情，多了。

各位把這首詩好好看一看，看看就根據今天我大概的介紹，只能講大概的介紹，沒有詳細講，詳細講花的時間更多，然後你自己從歷史到眼前的這個狀況，政治上面的事情，你可以想。我們跟老師學的話，學佛法、學儒，佛法、儒都是教我們學作聖人、學作聖賢。學作聖賢，學聖人就是要成佛的，要了生死的。要了生死、學聖人的話，像孫權那個作法，不但孫權，三國的時候都談不上。你再往裏面研究，各位將來要是從事政治，你知道怎麼作法；你不從事政治，你要脩道，你脩道知道怎麼脩法子。根據這樣的脩法，你才不是迷信，學佛、學儒才不是迷信，是講這個道理。

雪廬詩選讀講記【下冊】建業城

金陵懷古十詠——周孝侯讀書臺

我們一起來研讀第二首，「周孝侯讀書臺」。雪公這個詩，各位聽過之後，你自己常常在那裏吟誦，愈吟誦，其中的味道、含意，發現得愈多，各位可以試試看。比如說上回我講的，講到後面那兩句，「不堪沉鐵鎖，臣妾晉王都」。各位你看看不堪這兩個字，我上回只講到不堪，王濬那個樓船下來，聲勢浩大。孫皓沒有力量來抵抗，所以不堪。但是你再細細的吟誦、再研究，不堪的意思不只那麼多，還有。各位想想看，這詩從「地險何曾利」，南京這個地利是好、險要，但是東吳到孫皓那時候，別說到孫皓，從孫權開始就失了人和，所以下面就是「三分甘棄蜀，二士已吞吳」。王氣沒有了，石頭城剩下衰草，這個都是講不堪，一開始對於東吳那些作法，到最後亡了國，最後臣妾晉王都，都到了晉家去，這都是叫人家不堪。這心裏情感方面感覺是情何以堪，不堪這兩個字你看看，你必得多吟誦，你這個味道才體驗出來。現在好了，我們就看第二首了。

「周孝侯讀書臺」，這個也要把「周孝侯」這個人，他的事情，要先跟各位介

紹一下。周孝侯也是在三國時代，他姓周，名字叫處，這個字讀兩個音，一個讀處字，什麼地方這個處；處呢，他的名字周處是讀楚。周處名字大家陌生，提起了古時候講除三害，除就是除掉了、除去了，除掉三害。周處這個人在少年的時候，他力氣很大，在他的鄉里，就等於現在那些不良少年一樣，作些事情對人家都有傷害的，不好。雖然是不好，但是比現在一些黑道人物還好，他不過是不注意自己的言行而已。當時候人說他那個地方有三害——三種有害人的那種禍害。那三害呢？一個，就在山上那個猛虎是一害，那個猛虎常常下來會傷害人的；再呢，那個水裏有蛟龍；第三害就是周處。這個三害後來被周處知道了，他一想，哎呀，不得了，我在這個地方，被人家把我列為三害之一，那趕快要反省了，不能夠讓人家叫自己是一個禍害了。然後他就首先到山上把那個猛虎射死了，是不是射，沒有講，就是把猛虎打死了。然後就跑到水裏面去，那個蛟就在水裏面，跟那個蛟搏鬥，那個蛟是不好纏的，他抓到蛟之後，在水裏一下又浮上來，一下又沉下去了，順著流水流到很遠。那個地方上的人，以為周處跟那個蛟一起死掉了，大家都在慶賀，哎呀，這個三害除掉了。正在這個時候，周處把蛟殺死以後自己跑上來，大家覺得很難堪，

他沒有死。沒有死，兩害已經除了，他自己這一害怎麼除法子呢？趕快就跑到南京這個地方，找一個有學問的人求學。當時有兩位學問道德很高的人，就是兩位姓陸的，一是陸機，一是陸雲，就跑到南京找到這兩位，然後就跟這兩位來學習，叫作二陸，二陸就是陸機、陸雲，跟他們學。學到後來，學問也很好。

原來南京是東吳，在孫皓那一個王朝裏面。到後來東吳被司馬滅了，滅了之後，周處到晉家去了。到晉家，那時候晉朝也知道這個人是一個人才，道德學問都好，請他作了太守，太守這個官位很高的。後來又在晉家皇帝天子的身邊，在天子的身邊作了近侍，那就是在天子的身邊掌管諫勸的事情。掌管諫勸是一方面看見天子有什麼過失，他就要勸告；看見朝廷的臣子有不對的時候，他就跟天子來糾舉，等於現在的監察院一樣。所以這樣，結果得罪了不少人，朝廷裏那些大臣子，對於周處這個人，都很惱火的，都厭惡他，因為他遇到那些大臣有不對的地方，他就直接的來彈劾他。其中有兩個有權力的，而且也得到天子的信任的兩位。這兩位一個叫作夏侯駿，夏侯氏，這是一位。還有一個叫作彤，這一位，也是在天子那邊封成

王的，梁王，他的名字叫作彤，彤是什麼呢，肉字邊，在肉字部那個肉字邊，那個肉字邊寫成就像月亮的月字，其實它是個肉字邊，在肉部裏面。左邊是個肉字邊，右邊三撇，那讀彤的，梁王彤。梁王彤他既是封王，又得天子信任的一個大臣，但是他後來犯法，不好。周處不管你是怎麼樣的人物，他就照樣的來彈劾他，來辦他的案子。所以他得罪了這兩個人，一個是梁王彤，一個是夏侯駿。到後來，外族，外族就是北邊，那時候外族有很多，比如說，匈奴、羯、氐、羌，還有胡等等，它是個氐、氐族。氐族人也很多，勢力也很大。它這個氐族的一個領袖，叫作齊萬年，齊萬年擾亂。這個時候西晉、晉家商量派誰去抵抗齊萬年呢？痛恨周處的朝廷這些大官，好，有機會來了。大家都推薦周處這個人，他原來在東吳，是個有名的、有力量的，也是有名的將門之子，他的能力很強，就派他去，結果就派他去了。但是那個齊萬年帶的軍隊，那太多了。晉家派他去，聽誰指揮呢？就聽梁王彤指揮，再一個夏侯駿，由這兩個人，這兩個人都是作了元帥，周處要聽從他們兩個人的命令的，你看這等於陷害他。派他們去了以後，只給周處五千人，只給五千人抵抗，齊萬年的軍隊有七萬個人，以五千人抵抗七萬人，這明明去送死。這還不算，你派他

去，應該有後繼的人，後面應該有後援的軍隊。當他打了，這個能力用盡，弓箭用完了時，後面也沒有了，不幫他忙。就那樣的狀況，周處本來能力很強，他曾經殺過猛虎，殺過水裏的蛟龍，但是在這場戰爭，以五千之眾對抗十萬齊萬年的軍隊，整天的從早晨到傍晚，把對方的軍隊殺死了一萬多人，到最後還是被對方殺害了、陣亡了，這是他的故事。

說完這故事，你看看，「周孝侯」是什麼呢？是封他的，在他後來，這個人是沒錯，在戰場上陣亡，為了晉朝戰死在沙場上面。諡號，大家給他一種諡號，諡號就是孝字，封侯，叫作孝侯，所以這裏叫周孝侯，就是他陣亡之後，晉朝的天子送他一個諡號，叫作孝侯。周孝侯的「讀書臺」，讀書臺是在南京城外的一個臺，現在也很難找了。雪公在抗戰勝利之後，抗戰勝利好像是民國三十四年，過了兩年，大概三十六年，從重慶到南京，那時候南京還是國民政府的首都，他是跟著孔子奉祀官府，隨著政府一起回到南京來。到南京來，那時候還沒有時間回到山東，雪公的老家在山東濟南，他沒有時間回到濟南去，就在南京，放假的時候，到名勝古蹟

的地方去探訪。前面講的建業城，建業城是就整個的建業，整體講吳家的事情，這一首就是特別講到周處的讀書臺，那個時候周處既然拜了陸機、陸雲老師，跟老師求學，他有讀書的地方，這是古蹟了。我們看，雪公去探訪讀書臺，這也是五言律詩。

荒臺依佛寺，蔓草露華濃。
月夜虛墳典，霜天度梵鐘。
人今溺洪水，誰更斬蛟龍。
朝有奸權在，忠貞未許容。

荒臺依佛寺，蔓草露華濃。

各位把剛才我講的那個故事，周處的那個故事明瞭以後，你就知道，這首詩好

懂了。「荒臺」就指的周孝侯的讀書臺，到老師去探訪這個臺的時候，周處這個人早就不在了，讀書臺這個臺也不像當年那個樣子，現在荒、荒蕪了，這個臺是荒蕪了。什麼叫荒蕪呢？長了很多雜草，雜草叢生的這個地方叫荒臺。這個荒臺依著佛寺，依是靠近，靠近佛寺，靠近佛家的寺廟。第二句「蔓草露華濃」。「蔓草」這個蔓字單獨念讀萬，加上一個草就是複合的名詞，就讀蔓（音慢）草，蔓草這個蔓是形容詞，主要在草。蔓是比較生長得蔓延的意思，草在地上長得很多，地上這個草蔓延得很多，滋生得很多，這叫蔓草。單獨的讀的話，讀萬，它是一個名詞，在這是叫蔓草，蔓草就是接著第一句荒臺來的，這些雜草在地面上長得很多。「露華濃」，露是地上除了有雜草以外，也有花、花草。這個花經過夜間的露水，到早晨來一看，這個花經過露水一洗的話，這個花顯得格外的新鮮、清潔。濃是什麼呢？濃這個含意，花經過露水一洗的時候，既清潔又新鮮，濃是花很多。花很多代表什麼意思呢？照應上面的佛寺。荒臺講蔓草，蔓草照應荒臺；華濃照應佛寺。佛寺在那一地方，都是它給那個地方的恩澤很大，佛寺在那都是度化眾生。所以露華濃含有這個意義的，就是說荒臺依佛寺，周處當時的讀書臺，現在只看見荒臺，還有附近的佛寺還

在，就憑這個，就下面這一句，荒臺是一片蔓延的草，有佛寺一直到現在，看見華濃，這個地方還好，還有很多人能得到佛法來教化。下面這兩句：

月夜虛墳典，霜天度梵鐘。

「月夜」，這是想到周處讀書的那個時候，回想周處那個讀書臺讀書的時候，白天讀、夜間還是讀。讀到月夜的時候，「虛墳典」。墳典分開來講三墳五典，三墳是指的上古時候三皇時代，五典是五帝時代的書，在這裏不必那樣分，這是指稱古代的書籍，古代的書籍都是聖賢書。所以這個「月夜虛墳典」，虛是讀古書要很虛心，不要存著成見。我們現在人毛病就是：讀書，你讀儒家的經典，或者是讀佛經，以自己的意思來解，解儒經、解佛經，這就是成見，這就是不虛心。他這個虛墳典，周處讀古典、聖賢書的時候，不拿自己的意見來解釋古人的、來解讀古人的聖賢書，非常謙虛。我們現在學佛、學儒，就要這樣的，千萬不可以拿自己的見解，來解釋佛經、來解釋儒經，那就錯了。月夜虛墳典，他要真正的在那來研究墳典——古人的書籍。

「霜天度梵鐘」，月夜是一天的夜間，「霜天」是一年的冬天，冬天有霜。周孝侯讀書的時候，一天之中，白天夜間也讀，一年之中沒有放假的時候。我們現在學校讀書，有寒假有暑假，他沒有這個假期，春夏秋冬一直都是是在讀，所以他霜天、冬天還在讀。「度梵鐘」是什麼？就是照應佛寺，佛寺要撞鐘，佛寺撞鐘這個是什麼意思呢？寺廟裏面晝夜都撞鐘，白天作功課的時候要撞鐘，夜間也撞鐘。夜間撞鐘是什麼呢？幽冥鐘，幽冥鐘它是度三途裏面的眾生，三途裏面的眾生聽到寺廟的鐘聲，他心裏能夠清涼一下。我們人道眾生聽到鐘聲的時候，也等於聞到佛法一樣。張繼那一首詩叫「楓橋夜泊」，他講「夜半鐘聲到客船」，夜半鐘聲到客船這個意思，他就是到京城裏面應考，沒有考得取，回來走在路上，夜泊在楓橋的時候，「月落烏啼霜滿天」，這個景緻很寒冷的。「江楓漁火對愁眠」，愁字，「姑蘇城外寒山寺」，境界一轉，他對著江裏的漁火，一邊看著漁火，一邊發愁，正在發愁的時候，姑蘇城外寒山有個寺，那個寺廟裏鐘聲傳到客船裏面，得到一些安慰。求世間的功名、世間的名利，聞到寒山寺鐘聲的話，他心裏想開來了，這個愁化解了。「夜半鐘聲到客船」，他的意思、這個境界又提昇了，淨化了。他這裏就是說，「霜天度梵鐘」，

在寒夜裏面，冬天的寒夜在讀書，聽到寺廟裏面那個鐘聲發出來，「梵鐘」就是鐘聲跟唱梵唄一樣，指的佛寺廟裏的鐘。聞到這鐘聲，在周孝侯來講，更加使他讀書，讀的這個書不只是世間一般人讀的書，他讀的聖賢書，更能深入了解聖賢講的道理。「度梵鐘」，寺廟裏的鐘打出來，它就是教化眾生，晨鐘暮鼓，鐘鼓就是要度化眾生，藉著音聲讓眾生聽了，心理能夠淨化，消除世間凡情俗見，這叫度。這個度字有意思，跟上面那個月夜虛墳典的虛字，一個虛字一個度字，不要輕易的把它忽略過去了。這上面就是講周孝侯的，後面第三第四句，想到周孝侯那個時候讀書的狀況。

人今溺洪水，誰更斬蛟龍。

下面一轉，後面這四句講現在的事情，就是雪公的感想。「人今溺洪水」，我們現在看全中國的人，現在都溺在洪水裏面。溺在洪水裏怎麼講？抗戰期間南京淪陷了，日本軍隊到南京來大屠殺，大家都知道，殺死多少人？用槍砲來殺害，那太多了，愛惜那子彈，就整個叫人把活的人丟到水裏去，不計其數。這還不算，南京一

處還有其他所到之處，殺人放火都是這麼作的，等於洪水一樣的。就是在四川，老師在四川作了很多詩，那日本飛機每一次派的那些，一來就是多少架數飛機，飛機炸彈丟在四川山上，把人炸死的時候，屍體炸分裂了，那個腿是掛在樹上，淒慘，這就等於人在洪水裏面。雖然抗戰勝利了，沒有恢復，這種大的災難，不是一下就能恢復的。再講這洪水，老師作詩，他有智慧的，不但以前的事情，我們作詩講以前的事情容易，未來的事情就不容易了。未來的事情，老師也含在這裏面，都是洪水。在這個洪水裏面有蛟龍，蛟龍在那裏藉著洪水，人一到水裏，它就把他傷害，把人吃掉。所以說「誰更斬蛟龍」，有誰能夠像周處那樣的，跑到水裏把那個害人的蛟龍斬掉。這是比喻的話，比喻抗戰的時候，以及抗戰後來的事情，一直到現在，我們臺灣，比如說老師只講臺灣，把臺灣也看出來，我們臺灣現在也是在洪水之中。要不然為什麼每一天看到新聞，不是兒女殺父母就是父母殺兒女，朋友殺朋友更是習以為常，這種災禍千古未有的，這就是洪水。

朝有奸權在，忠貞未許容。

就是指的那個「奸權」，權就是講夏侯駿、梁王彤，「忠貞」，你周處這樣忠貞的為晉朝，為晉朝天子、為國家，人家既是奸臣，又是有權力的臣子，容納不了你，你不會存在的。這個雖然講周處，也是講民國時代的人。民國時代的人，雖然我們現在講民主，就是在民主的時候，也要知道作事情，對於那些奸權的人，你不能够（當然，有奸權，我們要分）跟那個奸權來學，但是也不能跟他對抗，你抗不了他。你要想辦法，要運用你的智慧來對付他。所以這些事情，都是老師告訴我們現在人，你要除掉這些奸權的話，要講究方法，這個方法沒有別的，只有好好的學儒、學佛，你智慧才開出來。對於自己，你才能够保護自己身體，保護自己的存在。否則你身體、生命不存在，還能救濟人家嗎？怎麼救濟。再呢，你保持這個色身，然後才談得上除去那個奸權。除去奸權怎麼呢？最大的奸權，現在就是西洋文化、講功利主義，這要從這方面想。

剛才講這一首，文法，我們大家再看一看。前面四句，開頭兩句是雪公到讀書臺去探訪的時候，所見的一個景象；後面第三、第四兩句是回憶周孝侯的讀書臺，

那個讀書的狀況。這四句包含：一個是現在所見的，一個是回憶所想的。在結構上講，「月夜虛墳典」照應荒臺、讀書，「霜天度梵鐘」照應佛寺。後面「人今溺洪水，誰更斬蛟龍」，就是對於現在的時局，人都在洪水裏面了。抗戰之前，一般學術界的人，就提倡完全西化，中國的古籍那都不要了，這就跟周孝侯讀那個古籍對照，不要中國的古籍，結果怎麼樣呢？人人都陷在洪水裏面。那些完全講究不要中國固有文化的時候，要講究西洋外來的文化，就造成很多蛟龍來吃人的，到後來你們看，看到很現實，都看到人吃人，照應周孝侯讀古書、讀聖賢書，現在人不讀聖賢書，就是洪水，把所有人淹到洪水裏面，被蛟龍來吃。「朝有奸權在，忠貞未許容」。這就更不得了，古時候，周孝侯那個奸權不過是夏侯駿、梁王彤而已，現在這個奸權，現在講民主，民主時代這些政治人物，他如果不是脩道的人，不是真正的為選民而是為自己的話，這都是奸權。你在今日之下，對付奸權，那比過去更複雜、更困難，不相信，你到外面說一些跟那些人利害相反的話，你看看，你馬上就遭殃了，馬上就受害了。所以忠貞未許容，雪公在這裏提醒我們學道的人，我們必須要忠貞，對全體的國民都要忠貞。忠貞，你要講究智慧，不能夠像周處那樣的，周處那樣是不

錯，他是殺身成仁，但是假如周處不是陣亡的話，他活到後來替國家作的事情更多。

我們現在，你要搶救現在在洪水裏面的人，不能操之過急，總得要自己有智慧，先要保護自己，不要被蛟龍吃掉了。自己要用智慧，這個智慧是什麼呢？就是佛家的佛法、儒家聖賢的學術，用這個來教化可以轉。這是雪公指導我們，今日之下怎麼樣作到對天下人忠貞。我們學佛要成佛，學儒要成聖人，那就是對所有的人都要忠貞，不能夠現在流行什麼，我們就跟人家學，那就完了。後面四句，從前面四句延展後面四句，老師提出的感想，再提出教我們現在要消除洪水、斬蛟龍除害，你要用什麼辦法來除害，含意在此。詩是藝術，它這裏面講的，就是藉著這些事表現那些古時候的事、現在的事情，這才是藝術，它不是直接說理，直接說理那就是論文了，那是文章，詩是這樣，你要了解這個方法。

金陵懷古十詠——阮步兵墓

現在看第三首：「阮步兵」就是阮籍，阮籍怎麼叫步兵呢？步兵，古時候有一個官位，叫作常侍，散騎常侍，其中步兵叫作步兵校尉，校尉在古時候，漢朝到後來三國時代，都有這個步兵校尉。校尉好多種的，其中有步兵校尉，還有其他的各種名稱。這個校尉地位很高，軍中高級將領叫作將軍，校尉比將軍稍微次一等，但是官位也很高的。阮籍為什麼叫步兵校尉呢？那時候是晉朝，晉朝有些讀書人，最有名的有七位，這七位讀書人常常在竹林之中聚會，飲酒聚會、遊覽，叫作竹林七賢，阮步兵是竹林七賢其中一位。他為什麼叫作步兵校尉呢？對於其他的高官，他都不想當。為什麼不想當？你想想看，從三國到晉朝，這個時代都很亂，在亂世作官的話，朝不保夕。你人緣處理得好，雖然天子很信任，如果在朝廷裏，其他的奸臣沒有處理得好，他一句話就可能把有道德的人除掉了，很危險的，所以阮步兵他對作高官都沒有興趣。後來他聽說，步兵校尉廚房裏面有人很會釀酒，釀的酒很多，儲存很多，他後來就自動說，好了，別的官我不作，我就作步兵校尉吧。他的意思，

作步兵校尉可以在廚房裏盡量喝酒。竹林七賢因為看當時亂世，大家都不願意作什麼高官，大家都是常常喝酒，以酒來消遣這些愁悶，所以阮步兵原來是這樣的。現在我們就看了。

寒蛩泣曉露，蔬圃擁荒邱。
白眼宜君傲，窮途到我愁。
竹林多七子，文苑獨千秋。
俯仰今何世，三緘慎舌喉。

寒蛩泣曉露，蔬圃擁荒邱。

「寒蛩」，蛩是一個蟲，普通叫作蟋蟀，蟋蟀是國語，文言叫作窾窾。窾窾，這個蟲很奇怪，到秋天秋涼的時候，它才叫，叫這個聲音，所以叫寒蛩。「寒蛩泣

曉露」，泣字怎麼來的呢？因為雪公去探訪阮籍的墳墓，一聽這個寒蛩在叫。「曉露」，早晨，露水在夜間，結的露水在花草上面，早晨那個露水都是含在草上，這時候就聽到寒蛩叫，寒蛩在夜間叫，叫到早晨，曉露，雪公探訪他的墳墓的時候，聽到寒蛩在那裏叫。一聽寒蛩在叫，如同在早晨，這個露水、這個時光，好像對著墳墓來泣一樣的，來弔唁阮步兵這個墓。這是聽的聲音——寒蛩叫的聲音。下面再一看，看阮步兵墳墓的周圍環境，一看，「蔬圃擁荒邱」。荒邱，邱是墳墓。阮步兵的墳墓很荒涼，荒，不但荒涼，長很多雜草。我們現在，比如說清明的時候掃墓，把祖墳墓上的草除一除，這叫掃墓。阮步兵的墓到後來，年歲很久了，他的後代人也不知在那裏，沒人去跟他掃墓。所以雪公在這墓上一看，在墓邊一看，只有那些「蔬圃」，墓的外面種的是蔬菜，種的蔬菜叫蔬圃，菜園叫圃。「擁」，這個墓的四周、旁邊，「擁荒邱」，這個邱是草長得很多，這是很荒涼的。「寒蛩泣曉露」是聽的聲音，好像來弔唁阮步兵的墓。「蔬圃擁荒邱」是雪公看到的，上面是聽到的，現在是看到。看到這個墳墓的周圍，一片荒涼。因此下面就講到了，接著說：

白眼宜君傲，窮途到我愁。

阮籍在當時，什麼叫「白眼」呢？眼睛朝天看，不看人，表示不屑於看人。在阮步兵那個時候，有個人送酒給他，他眼睛看都不看，眼朝天看叫白眼。後來另外一個人，帶著琴，也送來酒，阮步兵就看得起這個人，他就青眼看他。青眼什麼呢？這個眼球，眼珠子中間是青色，我們一般人講的垂青，垂青就是看得起你。另外這個人帶著琴帶著酒，阮步兵就是拿青眼待他，他看不起的人，用白眼對他。白眼對人表示一種驕傲，所以在這裏是講「白眼宜君傲」，你這種驕傲不是普通的驕傲，你的道德學問，沒有人能夠比得上，用白眼對待人，這種驕傲很適宜的，對於你來說是很適當，叫宜君傲。

「窮途到我愁」，阮籍那個時候常常喜歡到外面郊遊，一個人帶著酒，到山上去遊覽，走到盡頭了，沒有路可走了，然後放聲大哭，哭著回來，這叫「窮途」。窮途就是指的他到山上去遊覽，原來按照山路去走，走到沒有路的時候叫窮途，哭著回來。你這種窮途，窮到什麼呢？窮到「我」這樣，我就是雪公講的，自己稱呼

我，「到我愁」。雪公講，我發愁是不容易的。雪公是學佛、學儒的人，你叫雪公發愁，那不是輕易能發愁的。就是說叫雪公發愁，那是真正到了窮途的時候。雪公拿自己跟阮步兵來對照，你那個時候走到山路沒有了，到了窮途了，窮到極點了，就如同我能夠發愁了，窮到我可以發愁的這個地步了，表示阮籍那種窮途。窮途也是有含意的，藉著走到山上沒有路可走了，表現這個阮步兵對於人世間，他要想作一點正當的事情，沒辦法發揮了。想把自己理想能夠發揮出來，發揮不出來，叫窮途。那麼老師，就是雪公，他發愁時候，也是這個道行不出去，才是發愁的。老師在詩裏面，有很多憂愁的地方。各位來研讀老師的詩，你不要認為老師真的好像自己發愁了，不是，他是對於中國文化被人家曲解了、被人家放棄了、被人家破壞了，造成後來中國人，無論是海內海外、國內國外的中國人，都是受害。老師發愁就是在這個地方，就是為這個才發愁的。阮籍你這個窮途，到我這樣的發愁，我們倆英雄所見皆同，我們志同道合，有這個意思。

竹林多七子，文苑獨千秋。

「竹林多七子」，竹林七賢有阮籍、有劉伶，那很多，這不必細講了，各位看字典就查得到了，查竹林七賢。竹林七賢是什麼呢，有七位，七子。這七子都是賢人，都是賢人是沒錯，但是講到文章，在「文苑」這方面，講文章的話，「獨千秋」，只有你阮步兵，你阮步兵才是能夠獨步千秋。不但超越了當時竹林之中這些賢人，就是在以後，千秋之後，你阮步兵的文章也是獨步的，也是超越一般人那些文章。這是讚嘆他的文學，文學的才華，當時以及後來，他都是出類拔萃。

俯仰今何世，三緘慎舌喉。

「俯仰」，雪公自己在探訪阮步兵的墓，前面把阮步兵的墓，墓的環境，既聽到寒蛩，又看見蔬圃擁著荒邱，環境看到了。再想到阮步兵，當時他用那種傲人的才華，用白眼對人。白眼並不是我們現在一般人說值得驕傲，你現在一般人值得驕傲，你拿什麼來驕傲人家？你一無所有，你是虛驕。阮步兵拿這個白眼那個驕，那是真正有真才實學的，那才談得上用白眼看人家，宜君傲。窮途到我愁，再想到，你那個時候窮途，窮途不是單純指的走到山上沒有路可走了，含意，你是那個時候，

想把你的才學貢獻到世間來，沒辦法貢獻，窮途。這個，我們兩個是同樣的、相同的遭遇。你那個時代是那樣的，我在這個時代，雪公講，我在這個時代，也跟你那樣的途窮一樣，所以到我愁。竹林、七子、文苑、千秋都是推崇阮步兵，所以到後面就講俯仰。老師在阮步兵的墓、墳墓前面俯仰，看看大地，看看天空。天空跟大地，天地之間怎麼呢？天地之間人事物，萬事萬物都在天地之間。最重要的是講時局，一個時代一個時代不同的。那麼「今何世」，天地之間到了民國時代，這個今世，現在什麼時候了？什麼時代？拿現在跟阮步兵那個時代對照的來講，阮步兵那個時代，他才學用不出去，也遭遇很多人的嫉妒。

後面講「三緘慎舌喉」，三緘是古典。孔夫子當初到周天子、周家，看見廟裏有金人三緘其口，就表示言語要慎重，不能隨便講話的，叫緘口。阮步兵為什麼沒有緘口呢？阮步兵著作很多，對於當時的那些朝廷的大臣子，以及社會上一般那些學術界的人，心裏都是想攀緣作大官，在朝廷裏面的大官，也都是迎合天子的意思，所以阮步兵著作書很多，其中有一篇文章，叫作〈大人先生傳〉。在〈大人先

生傳〉裏面，把當時朝廷的大臣，以及社會上一般讀書人罵慘了。怎麼罵慘呢？他說你們這些人，好像什麼呢？好像蟲子。蟲子大家知道嗎？在臺灣很少見到，在大陸上冬天，那個蟲子比跳蚤還要厲害。跳蚤大家都知道，蟲子比跳蚤更小，但是繁殖得非常快。它是在人身上，衣服裏面一有蟲子，你沒有辦法清除，到後來你只好把這個衣服丟掉算了。〈大人先生傳〉，把當時那些大人先生比喻蟲子，那些蟲子在那裏？躲在人穿的褲子裏面，人家去找蟲子找不到，它躲藏褲縫裏面，人家找不到。反正太多了，人家不耐煩了，趕快把那個衣服丟掉，把它燒掉算了。你這些大人先生，在攀緣大官、攀緣天子，互相勾結，以為你坐上大的位子，就好像很安穩了，實際上，你不過如同人的褲子裏面、褲縫裏面蟲子一樣，搞到最後，你認為很安穩的、很好的一個環境，最後你被人家丟掉、被人家燒掉，諷刺當時的那個大人先生，這樣他得罪了不少人。所以老師在這裏面講，「俯仰今何世」，一面是替阮步兵，替他很可惜，你要想發揮你的才能，不能夠那樣的，不是那個辦法，你要講究更高的智慧，來應付當時的大人先生。再呢，除了替阮步兵可惜以外，最重要的說給現在人聽。我們現在學道的人，我們學道不能只是說脩道入定就可以了，你要

在世間作事情。看見那些大人先生，就是褲子那些蟲子，現在好多大人先生，就如同褲襠裏面的那個蟲子一樣，但你不能像阮步兵那樣的，也作一篇〈大人先生傳〉來諷刺他，這個沒用處，你要三緘其口，謹慎你的舌喉。舌喉就是講話，你講話要慎重。講話慎重，不是不講話。你話講出來，就要能夠改變人的心理，老師教我們學，從阮步兵那裏，要學著三緘其口、謹慎喉舌。謹慎喉舌不是不說話，是教我們不說話則已，說出話來，不要硬碰硬的，來譏刺現在的大人先生。你要用智慧出來，說的話他能聽得進去，用這個方法。

這個詩文法方面，各位自己看了，它有弔唁阮步兵的，有勸告現代人的，有推崇阮步兵的地方。白眼宜君傲，含的意思，現在人的驕傲，要不得，你沒有到阮步兵那個程度，你不能說凡事值得驕傲，不可以說。窮途，老師講到我愁，老師實在是沒有愁的時候。老師從過去一直到後來，一直在講佛經，講儒家的經典，處處都是教人家：你不要憂愁，你要學智慧。這個都是老師告訴我們的，你怎麼樣的謹慎言語，言語說出來，就能改變人心。所以對於阮步兵有推崇的地方，要從他那裏學

到經驗，我們不能像阮步兵那樣，作出〈大人先生傳〉來，把現在人都譏刺，你譏刺他沒用，你罵他也沒有用，你要用智慧的言語，根據聖賢的道理，來改他的心，這才是方法。文法，各位自己看。

作詩要押韻，這三首詩我都沒有跟各位講這個韻，現在說一下。第一首這個韻，是虞韻、七虞韻，虞是唐堯虞舜的那個虞，是虞韻。第二首是二冬韻，東冬江支微，二冬就是冬天的那個冬。第三首是十一尤韻，尤就是怨天尤人的那個尤，這三首韻在這裏。作詩、研讀詩都要懂得韻。

金陵懷古十詠——新亭

各位同學們在講座裏面，各種課程學得都很辛苦，今天跟各位講幾首詩，比較輕鬆一點。詩是一種藝術，在文學之中，是藝術的一種精華。今天跟各位一同研究這個詩，就是我們雪廬老人作的，雪廬老人作的詩很多，這裏選的〈金陵懷古〉十詠。金陵是現在的南京，南京的名稱從古到現在，名稱變更了很多，原來叫作建業，又叫江陵，後來叫作南京。〈金陵懷古〉一共有十首詩。

民國二十六年日本跟中國戰爭，中國那時候叫抗戰，抵抗日本到中國來。抗戰開始之後，雪公就隨著孔子奉祀官府到了四川，那時政府由南京遷都到四川。在四川八年，抗戰勝利了，政府回到南京來，孔子奉祀官府也遷回到南京來，雪廬老人也在這個時候回來了。回來時一看，看金陵——就是南京，破壞得很嚴重。大家知道抗戰時候，日本到了南京，有南京大屠殺，那是慘不忍睹的事情，除了那個以外，南京破壞得非常嚴重。不只是南京，那時在抗戰時期，全中國到處都是破壞得——那是現在想都無法想像、都是不敢相信那種殘破的局面。他老人家回到南京來，一看

當時候的狀況，非常難過。就在這個時候，到南京各地方去看一看，南京的古蹟很多。古蹟，前面上一個暑假講座的時候，前面講了三首了，今天就講第四首。

第四首是〈新亭〉，新亭也是在南京，不在南京城裏，是在城外。這個在什麼時候呢？是在晉朝，大家知道，讀歷史知道，漢朝有西漢有東漢，東漢後來分成三國，就是魏國、蜀國在四川、吳國就是東吳就在南京，這是三國的時候。三國後來併為一個晉朝，晉朝時有西晉，原來是在北方，後來北方那些外族，叫作五胡，五種胡人——匈奴、羯、氐、羌、還有鮮卑，在北方先後建了很多的國家。因此西晉後來被那些胡人攻擊，不能存在了，後來晉家到了東晉來，東晉就在現在的南京。西晉的那些文人，還有朝廷裏面那些臣子，跟著東晉的王遷到南京來，那些文人感覺到國家這樣被胡人侵佔，搬到南方來，心裏都很苦悶，常常就互相邀約到新亭這個地方，來飲酒排遣那些憂悶。有一次就在新亭，大家在飲酒的時候，有一個姓周的，叫作周顛，周顛就在宴會之中感嘆，他說：我們的大好河山，全中國的風景還是照舊的，叫風景不殊，風景還是一樣的，但是舉目一看，我們張眼一看，河山不同了，

舉目有河山之異，異就是北方、西北那一大塊河山都被胡人侵占過去。這話一說出來，在會上飲酒的大家都更加憂悶了，大家都哭泣起來。就在這個時候，有個姓王的，王導，王導說：我們大家現在雖然是在長江以南，到南方來了，我們正是須要大家同心協力的來輔佐王室，恢復河山。這叫作新亭泣淚，這是個故事。那就是新亭這個地方，到後來作詩的人、遊客會到這地方來遊覽，算是一個古蹟了。根據考據，這個地方就在勞勞山上面，勞勞山就是李太白作的一首詩，「天下傷心處，勞勞送客亭」，就指的那個山。新亭跟勞勞亭是不是一個？是不是在一起？這很難考據，也很難斷定，就在勞勞山，那是可以確定的。這是古時候，覺得河山破碎的那些文人，在飲酒排遣憂悶的一種故事。我們老師抗戰勝利之後，回到南京來，凡是古蹟這些地方，他老人家都去看一看。

這個題目叫作〈新亭〉。

新亭初拄杖，感慨憶前賢。
拾級雖今日，霑襟自昔年。
人心多傲憫，禹貢半腥羶。
無限河山淚，蒼蒼欲暮天。

拾級跟現在國語不同的，這個拾國語讀拾，作平聲，它這裏讀入聲字，讀設。拾就是連同下面一個級字，級也不讀平聲，讀級，拾級就是一步一步的，從臺階下往上，一個臺階一個臺階，一步一步往上走，叫拾級。自昔年不讀昔，讀昔年，昔年，讀入聲字。這是五言的律詩，一共八句，四副聯子。四副聯子，頭一副聯子叫作首聯，像我們人的首、一個頭。第二副聯子就是第三、第四兩句——領聯，我們這

個頸子叫頷。第三副聯子五六兩句——脛聯，脛聯就是身體的下面，兩隻腿就叫脛。後面就是結聯，結就是結論的結，最後七八兩句。律詩八句詩、四副聯子，所謂的對聯就是要講對稱的，兩句對稱。古時候學作詩的時候，老師先教你作對子，作對子過去有作對子那種方法，比如說天對地，兩對風，天地這兩個字一對，風雨兩個字一對，後面還有很多，那叫笠翁對韻。作對子，那就是說學作對聯，然後作律詩有了基礎了。〈新亭〉裏面這四副聯子，其中不必四副都要對仗，只要有一兩副聯子對仗就可以，有的聯子一副聯子當中對一半也行，不是那麼嚴格的。

為什麼呢？它是遷就詩的意思為主，不是專門講對子的形式。現在先看第一副聯：

新亭初拄杖，感慨憶前賢。

「新亭」，頭兩個字就入了題，就把題目提起來，這是個古蹟，既是個古蹟，老師就來看一看。當政府遷到四川去時，南京這個地方等於淪陷了，等於亡了國，現在回來了，回來的時候，去訪問新亭，很多感慨。新亭，當然上面有建築物，既

然在東晉的時候，文人雅士還有朝廷的官員在這個地方宴會，那個建築物也不小，在那個山上有臺階。「新亭初拄杖」，這意思說，我第一次來參訪、來遊覽，也就是來遊訪新亭。遊訪新亭，怎麼來遊訪呢，老師這個時候也有年歲了，拄拐杖，拄杖，拄杖就是手裏拿著拐杖，拄是支撐的意思，手拿著拐杖支撐著我，一步一步的到新亭上面去。這裏注重初字，原來沒有去過新亭，現在我第一次去，拄著拐杖到新亭上面去，這個有很多感慨。南京淪陷，現在又勝利了、回來了，新亭那個時候，東晉剛剛從中原地帶搬過來，初來，初來那個時候，一大塊河山都被外族把它侵占過去，所以這個時候很感慨，這感慨是老師自己——詩人自己感慨。「憶前賢」，前賢就是王導，那個時候隨著晉朝的朝廷到南京來，那有幾個大族，王、謝這些是大族，在那個時候可以說是一個民族的大遷移，其中王、謝這是很大的一個家族，前賢就是指的他們那些人，在新亭飲酒、灑淚、哭泣的這樁事情。稱呼他前賢，就是他們那時候對於國家被胡人佔領，國土是破碎了，所以感慨，這個時候老師感慨，憶前賢，憶就是回憶，就是想，想到前賢。

這兩句在這一首詩當中就奠了基礎了，下面就與這兩句都要有關連，不要脫了節。從這兩句你想像，我們讀詩要隨文入觀，隨著詩的文字，來觀想詩人去遊訪新亭的時候，他手裏拄著拐杖，從下面臺階一步一步上去，就在上去這個時候感慨，發出很多感慨。感是一種遇到古代的事情、現代的事情，引起他心理很多感觸。慨是什麼呢？慨是一種嘆息的意思，很多感觸引起他的嘆息。感慨就是感嘆的意思，一邊感嘆，一邊就憶前賢，就想到東晉的那些賢者。稱呼他賢者，就是尊敬他們那些人關心國家，在西晉，遭受西晉亡國之痛的時候，心理還是念念不忘要怎麼樣恢復國家的河山、國土，就憑這樣的心理，就值得尊佩他是個賢者。下面第二副聯子：

拾級雖今日，霑襟自昔年。

「拾級」是什麼呢，就跟拄杖，跟拄杖連關係了，拄杖在那裏，就是一步一步往上走，這叫拾級，級是臺階，一個階級一個階級。我拄著拐杖一步一步走上臺階、臺級的時候，這是「今日」，今日就是跟初字互相照應，雖然我今日初來，來訪新亭。然而下面一轉，「霑襟自昔年」，霑襟，這個霑是什麼呢，這表示詩人過去讀歷

史，讀歷史當然讀到新亭這個故事，東晉出來的那些文人雅士，都是前賢，想到那個故事就灑淚，就流淚了，流淚的淚流得多少呢？霑就是濕了，襟就是穿的衣服前面，在胸前這一塊衣服叫作襟。襟是什麼呢？古人的衣服，有的是釦子這邊釦的，也有對襟、從中間，兩邊中間有釦子。衣襟、襟就是在鈕釦兩邊的衣服，無論釦子是在右邊、還是在中間，襟的這一塊衣服都是在胸前。流了淚，流了淚流多少呢？淚一直在流的話，就一邊流淚，一邊把衣服來揩了眼淚，把前面的衣服都霑濕透了，這就照應感慨。霑襟自昔年，昔年就是過去他讀歷史，讀到新亭的時候就灑淚，就證明雪公對於國家，是非常熱愛國家的人。第三副聯子：

人心多傲憫，禹貢半腥羶。

那個時候，在那裏集會的，從中原來的那些文人在新亭落淚，再想到當時時候在中原那一帶，那些國家的土地都是淪陷到異族的手裏面，原來西晉治理之下的那些人、那些人民，人民淪陷在異族統治之下，那個日子不好過。西晉的王朝等於滅了，東晉是西晉後代的人，在南京重新建立王朝，所以在西晉那一大塊、整個的河山，

那個人心做憫，做憫就是非常失望而又沒有依靠，痛苦無依靠，無依靠還不能講，不能講出來，在心裏面的。心裏面，那些人的人心多做憫，凡是淪陷在異族那個地區之內的人，愛國的人、有亡國之痛的人，多做憫。當然還有些沒有那樣，不能全部肯定說：人心全做憫，也不能那樣說，就多做憫，很多很多的人心裏是痛苦而無依靠，沒有政府在那裏來治理，淪陷在異族的手裏，那很苦的。老師想到古人，再想到抗戰的時候，淪陷在日本手裏的淪陷區，這是老師自己了解的，那些淪陷區的老百姓苦得很。

後面那句，「禹貢半腥羶」，〈禹貢〉是《書經》裏面一篇經文，那篇經文是記載夏禹王那一朝裏面的事情，禹王在治水之後畫野分州，把天下分成九州，分成九州的時候，水治好了，國內各地方都是安定了，畫成九州叫作貢。貢是什麼呢？貢是田賦。雨水治好了之後，九州都能夠種作農業了，農作物就可以耕作了。耕作當然是要向政府繳納田賦，這叫貢。但是九州的土地、氣候、出產的食物，各地方特產不同的，所以畫分九州，每一州向禹王朝廷裏面繳納貢，貢就是繳納的意思，繳

納田賦。因州、地，因各州地理的不同，出產的物品不同，所以分成九貢。這是制定的，你那一州應該向夏朝繳納那些出產品，叫禹貢，到後來禹貢、九州就是代表全中國了，全中國就是禹貢這兩個字。全中國半腥羶，一大半就變成胡人的統治，胡人怎麼呢？胡人他是邊疆的民族，他都是養牛羊，牛是犧牲的這些，供人吃的叫腥，羶是羊肉，羊叫羶，整個合起來就代表胡人他們那種生活風俗。禹貢就是整個中國一大塊，就變成胡人的那種生活習慣了，被他們統治了。

無限河山淚，蒼蒼欲暮天。

第三副聯子，對聯，人心、禹貢，人心是晉朝淪陷區的那些人，禹貢是全中國的土地，這是一個對，都是名詞對名詞。做惘是晉朝的人民，羶腥是胡人，這又是對聯。前面的對聯，拾級是今日，霑襟是昔年，今日、昔年這是相對的。最後「無限河山淚」，這個無限河山淚雙關語，主要的是詩人自己，再呢，含有新亭那個時候，東晉的那些文人，扣了這個題目——這個新亭落淚。那個落淚是什麼呢？為著無限的河山，那些河山淪陷了，無限這兩個字不是指的河山，是指的淚，這個淚是往

下流，流，沒有止的時候。為著那些大好河山淪陷了，就是扣前面「禹貢半腥羶」，為了那麼多的河山都淪陷去了、都亡了，變成外族的，因此古人——東晉的那個前賢在流淚，詩人、就是雪公自己作這詩的時候也流淚，詩人這個淚比前賢的淚流得更多。前賢在流淚，那個周顛一發出感嘆，大家流淚了，王導一講，大家又振奮起來了，我們不必流淚，我們大家同心合力的來替晉朝的王朝來貢獻力量，我們要收復河山，所以他那個淚很有限的。雪公這個淚是無限的，為什麼無限的呢？一方面讀歷史讀到新亭，感到古人在東晉那個時候，河山破碎了、淪陷了，流淚；更覺得感慨，更感到憂傷的，抗戰勝利沒多久回到南京來，看看南京那個地方到處都是殘破的，除了南京以外，江南、江北、河北、河南整個地方，一大半的河山，那被日本人摧殘、傷害，那真是說都說不盡的，所以他為了這個流淚，流得無限止的，為河山流淚，流得沒有止盡。

後面這一句話，「蒼蒼欲暮天」，這是結束了去遊訪新亭的這個行動。前面開頭是拄杖去訪，現在到什麼時候呢？後面這一句話，你看把前面那些通通包含在內，

新亭初拄杖，是在白天去的。在白天，是上午、是下午不敢確定，應該是在白天，在那又感慨又想到過去、想到現在，想到東晉的時候，那個時候那些狀況，再想到眼前，所以用一句，流淚流得很多，扣前面霑襟，過去是霑襟，現在豈止霑襟？這個淚流得沒有限止的，一直流。在時間方面來講，拄杖上去，上到新亭，就在那裏一直流淚，一直想一直流淚，欲暮天，快要到傍晚了，從白天一直到傍晚。老師這個情，他這個詩裏面表達的感情，往往就在這個地方。你把「無限河山淚，蒼蒼欲暮天」，流得那麼久，還是站在那裏，你想想看，這個情不是普通人的情，他是為古人、為眼前的河山那種殘破，河山的殘破，那些人民是如何痛苦，所以為這個，他流淚流得不止。這種情分，真正的詩人真情流露就在這裏、就在此。

作詩與欣賞有點不同的，欣賞，比如說把這一首詩裏面詩文的造句，這裏面含意、表達的情感，看出來就行，就是欣賞。但是要想作詩的話，那就要講究作詩的方法。作詩的方法，每一首詩都不同的，比如說這一首詩〈新亭〉，你怎麼樣看，你研究研究這首詩它作的方法，你想像老師在作這首詩的時候，一個是詩人自己的

行動，再呢，自己的感想，再就是從開始去訪新亭，到最後，時間，三個因素。這三個因素，按照這個詩的作法，排列得非常完整。你看，從新亭初拄杖開始去訪，到拾級、到霑襟，這都是心的感想，中間一直到後面欲暮天——時間。這首詩，他沒有作之前，先這樣構想，最後這一句，全部整個的從行動、心裏的感想，由初訪到最後蒼蒼欲暮天的時候，整個時間把這些都把它結合起來了。你們各位要是想學詩，遇到這樣的詩，你以後要是有意義的時候要作這一類的詩，你可以作參考。

雪廬詩選讀講記【下冊】新亭

金陵懷古十詠——圍碁別墅

下面的詩，下面一首又不同了，他作的方法又不同了。這一首詩他訪新亭，完全是詩人拿自己的行動、感想，到最後表達那麼深厚的情感，完全是詩人自己。後面這個〈圍碁別墅〉，寫第三者了，不是詩人自己了，又是一個方法。

我們現在看後面的〈圍碁別墅〉。圍碁，大家都還知道，有下圍碁的；別墅就是在一個山上，現在也知道，很多人在山上建別墅。這個〈圍碁別墅〉是指的晉朝謝安那個故事，那個時候，也是在東晉，東晉的政府到南京來，建立東晉的王朝。北方的胡人他還不放過你，那個時候，苻堅，是五胡一個氐人，匈奴、羯、氐、羌，那是氐人，氐族的人，他是前秦的國王，他在西北方稱王。所謂前秦，他的廣大地區，就是整個中國的北部，全部的北部，還有西南部，都是在前秦統治的範圍，那個原來都是晉朝的，他把它占領之後，晉朝到南京來建立東晉，他還要來攻打。他來攻打，帶領百萬大兵，聲勢浩大得很。有人勸告他說：東晉到了江南，現在這個勢力也不能夠忽略它，我們現在從西北這個地方，老遠的去攻擊它，這要慎重不能

隨便出兵。到江南、到金陵，隔了一個大江，那個大江你怎麼過去？我們遠去，人家在那裏以逸待勞，而且有個長江很險要的，我們怎麼過去？苻堅說：那個長江有什麼可怕的？我們這麼多的軍隊，一個人投一個鞭子（鞭子是騎馬用的鞭子），一個人投一個鞭子到江裏面，都可以把江水隔斷了、斷流，投鞭可以斷流，這是苻堅發出的豪語。後來他就不聽他內部的人勸告，他就帶了這個大軍。到了什麼地方呢？還沒到長江，到了淮水這一帶，安徽有一個屬於淮水那個系統的叫肥水，隔著肥水。東晉的王朝一看，這個不得了，趕快派謝安，叫謝安作抵抗苻堅的總司令。謝安他自己作總司令、作元帥，他派他姪兒，姪兒叫作謝玄，叫謝玄去應付，他在後面策畫。策畫的時候，謝玄就感覺有點畏懼，人家那麼多的兵力，我們怎麼樣對付他？謝安說，不用怕，我會好好的安排。他到前線，把他所率領的那些抵抗苻堅的將領安排好，各人的任務都分配好，他回來還是照舊的跟人家下圍碁。等到前方謝玄打了勝仗，把苻堅打得一敗塗地。謝玄用什麼方法呢？他派一個人到苻堅的軍隊裏面講，他說你們這個大軍暫時在肥水這一邊，還沒有過來，恐怕你是不想馬上就開戰，你讓我們先渡過肥水，我們的軍隊渡過肥水之後，我們先看看兩方面作戰的軍隊陣

容，然後我們再開戰。苻堅就接受了，指揮軍隊往後退。這一退，謝玄的軍隊就過了河了，過了肥水了。苻堅軍隊一退，自動就亂了，然後叫他再回來，回不來了，自相亂起來了，所以打了一個大敗仗，苻堅也受了傷。這個故事說完了之後，我們就看：

謝傅乾坤度，苻堅蟻聚兵。
投鞭空斷水，折屐本無情。
敵眾心能制，機先事不驚。
有誰知此意，談笑指基枰。

這當中折屐本無情這個故事，還要補充說一說。謝玄在前方打了勝仗，這個報告回來了，捷報回來了。捷報回來，謝安還是在下碁，一邊下碁，一邊把報告看了，看完之後就順手丟在旁邊。跟他下碁的人就問了，這個書信裏面是什麼事情？他

說，我的小孩子們已經把苻堅趕走了，打了勝仗了。然後講完還繼續下碁，下碁完了，他回到別墅裏面去，回到房間裏面，腳過門檻時，因為很歡喜，一歡喜之下，被門檻絆了腳下穿的屐，屐的齒就折斷了，有這個故事。這就表示他在派謝玄到前面抵抗苻堅的時候，以及打了勝仗的時候，他心裏還是那麼鎮定的，鎮定不亂，這才是打勝仗的一個必要因素。現在我們就看了：

謝傅乾坤度，苻堅蟻聚兵。

這就是一副聯子、一副對聯，謝傅對苻堅，謝就是謝安，傅呢，謝安因為有那麼多功勞，後來他死了以後贈給他一個太傅，古時候國家有一國三公，三公是太師、太傅、太保，太師是國家三公之中最高的一個位子，太傅僅次於太師，比太保還要高，他是太傅，一般人稱他謝太傅。太傅的「乾坤度」，他這個肚量包含乾坤；相對的來講，「苻堅蟻聚兵」，苻堅帶的軍隊如同螞蟻那麼多。前面那一句，謝太傅——謝安的心胸那麼寬闊、那麼廣大，你苻堅帶的軍隊像螞蟻那麼多，螞蟻再多也多不過天地，這一對就夠了，把勝負就定住了。這是作詩的又一種方法，兩相對比的來

開頭。

投鞭空斷水，折屐本無情。

「投鞭空斷水」，這講故事了，苻堅你自己有這個信心，這樣的狂妄，你認為投了鞭可以把長江水斷流，你說斷流，實際上沒有斷流，就算你斷流，也是空枉然，你還是在他乾坤之內，你超不出他的範圍。「折屐本無情」，這又是一對，這個方法也是作詩的一種。謝安聽到他的姪兒打了勝仗，聽到這個消息的時候，還是安然不動，還是繼續下圍碁。到了下圍碁完了以後，進門到裏面去，那個屐已折斷。一般寫歷史的人，說他是矯情，矯情是矯枉過正的矯情，老師在這裏面，他說不是矯情，「本無情」。折屐不算是矯情，而他鎮定是如此，鎮定的得到這個消息，一歡喜之下，那個是自然流露出來那種情，那不是矯枉過正的那個矯情。

敵眾心能制，機先事不驚。

「敵眾心能制」，為什麼他一指揮，就打了勝仗，在乎他心能夠來制，制就是克服的意思，克制的意思。苻堅這個敵人兵士雖那麼多，兵是外在的，兵包括那些

軍隊、帶著那些武器，雖然眾多，但是謝安的心能夠制伏你，能夠克制你。這一句，兩個人合在一句，「敵眾」是指的苻堅，「心能制」是謝安，這個造句法又是特別了。「機先事不驚」，機先，這是謝安能夠知道，掌握機先，機是動機。這個動機，一方面是苻堅出兵的動機，先是苻堅，能夠掌握他的動機，事先就知道，他一出兵謝安就知道、就能掌握。因為機先，事不驚，謝安知道苻堅，事情就是出了兵了，苻堅的兵已經出發了，陳列在肥水之北了，這個事情，不驚，謝安心裏一點驚慌、驚恐都沒有。為什麼呢？他能夠掌握機先。這兩句都是兩方面對比的來寫。

有誰知此意，談笑指碁枰。

最後這一副聯，「有誰知此意」，像謝安這一種能夠掌握敵人的機，事先就掌握敵人的動機，敵人派兵出發，已經出來了，他絲毫不驚恐。在這個之前，他的心能夠制敵，打了勝仗以後，他折屐、歡喜得折了屐，這個都是寫謝安心裏那種鎮定、定工夫。這個意思，這種鎮定的工夫誰知道？這個意思誰知道？「談笑指碁枰」，碁枰就是下碁的局、碁局。不必看，不必在別的地方想，你就看他跟人家下碁，指

著碁枰、碁局就知道了。碁局，拿碁局來比喻乾坤度，碁局裏圍碁有黑子、白子，指著碁枰，你看看碁枰裏面黑白子，你就知道了。他怎麼個下法子？他一邊在跟人家下圍碁，一邊在指揮作戰，這個意思誰懂？只有謝安。謝安這種脩養，他得自那來的呢？得自心能制，以心能制對照苻堅投鞭可以斷流如同螞蟻那麼多的軍隊，這是了不起的事情。

我們老師懂得兵法，《孫子兵法》「攻心為上、攻城次之」，要攻敵人的心理，攻心是最上策——最上等的策略，攻城那就等而下之。他之所以當總司令、總指揮，指揮若定的，那就是心，懂得心法。這首詩就是讚美謝安懂得心法，心一定了，其他的問題很容易就能解決。「心能制」，這是一首詩的詩眼。這首詩的方法跟前面不同，不必細講了。「談笑指碁枰」最後一句，多麼自然，多麼和平，最後一句，好好的往裏面研究研究。開頭是乾坤度，後面最後一句指碁枰，還是在下碁。

雪廬詩選讀講記【下冊】圍碁別墅

金陵懷古十詠——雞鳴寺

我們現在繼續研讀雪廬老人作的詩。雪廬老人在抗戰勝利之後，過了兩年從四川回到南京，這時在南京作的詩很多，其中有十首就是這裏我們要研究的金陵十詠。前面我們這一期已經研究過兩首，上一期研究過三首，今天是第六首（雞鳴寺）。

雞鳴寺是在南京，是一個很有名的、古老的寺廟。這個寺廟的名稱原來也有其他的名稱，後來才定了雞鳴寺。當初在梁武帝的時候，梁武帝是在南朝，後漢後來變成三國，三國就是蜀、魏、吳三國，從吳——東吳就是在南京，那時候南京就變成一個南朝的首都了；東吳之後，後來司馬炎把三國都統一了，成為晉國——晉朝；晉朝後來西晉也亡了，到南京來成為東晉；東晉後來又亡了，那就是變成宋、齊、梁、陳。合起來，東吳、東晉、宋、齊、梁、陳六朝，這叫六朝，梁武帝就是在梁朝。六朝每一個朝代時間很短，梁武帝這個比較特別，梁朝是他開始的，他一作梁武帝，一共就作了四十八年，時間很長。在他這一朝，他的建設很多，他本人是信佛的——信佛教，對於佛法非常護持，不但護持佛法，他建了寺廟很多，同時他曾經

三次捨棄王者的身分，到同泰寺裏面出家，那叫捨身，三次捨身到同泰寺。後來他自己就在同泰寺裏講經，講了很多經，比如說《涅槃經》、《大般若經》，他都在同泰寺講過，聽眾很多。不但如此，他注解的經典很多，儒家的經典，幾乎重要的經典，他都注解過的。佛經他也注解很多。這是講雞鳴寺與他的關係，我們先看看，雞鳴寺就是在南京鍾山的西邊，有一個山叫作雞鳴山，雞鳴寺就建築在雞鳴山上。我們老師抗戰勝利回到南京，到處去拜訪這些名勝古蹟，所以在金陵十詠之中有訪〈雞鳴寺〉。我們先把這一首詩，這個文我們先看一看。

梵剎紺琳在，蕭梁迹已陳。
高僧來上座，名士聚微塵。
日出蓮花淨，烟開柳色新。
萬家鐘磬裏，猶似六朝人。

梵剎紺琳在，蕭梁迹已陳。

八句詩、四副對聯，我們先把裏面要義先看一看。雞鳴寺是個寺廟，因此開頭就講：「梵剎紺琳在，蕭梁迹已陳。」梵剎就指的雞鳴寺，梵是指在印度那個梵，古時候佛家寺廟都是叫作梵剎。紺琳，紺琳也是指的寺廟。不過在這裏，梵剎已經是代表寺廟了，紺琳就指的寺廟建築物附帶的那種裝飾，琳這個字，琳是一個玉，很好的一個玉，這是個形聲字，左邊是個玉，右邊是讀音的林。中國古時候這個字，形聲字很多，一邊是這個字的意思，另外加上一個字，那個字是讀音的，「琳」，左邊是個玉，這一塊玉讀什麼音呢？就讀林，這叫形聲字。這個玉既然是很美好的玉，那個紺是什麼呢？紺是青色含有赤色的那一種顏色，青中含有赤色，紺這個字古人叫作含，青中含有赤色。這兩個字就可以作梵剎附帶的一個裝飾。「梵剎紺琳在」，這個寺是古時候的，在六朝時代。那麼現在，雪公去拜訪這個寺，而這個寺還在，這個「在」字重要，從古時候到現在，這還存在。下一句，各位看，「蕭梁迹已陳」，

蕭梁就是梁武帝。梁武帝姓蕭名字叫衍，蕭梁，蕭就是蕭衍，梁就是由他開國的這個梁朝。梁武帝蕭衍，他當時在雞鳴寺有很多的事跡，包括與那些高僧來往，自己又在講經、又注解經典，那都是迹。當時候所作出的那些事情，那些事情在這裏講述，用這個迹字作代表。蕭梁在當時，包括弘法、護法這些事情，已陳，已經變成過去了。陳這個字，現在看起來，這是古時候了，不是現在，這個「陳」字跟這個「在」字相對，在是現在、還存在，迹已陳是過去了。就時間來講，一個古時候一個是現在，一對的。

這兩句重要，後面就不能夠離開這兩句詩，因為這兩句裏面，包括雞鳴寺的這個建築、這個道場，在這個道場裏面，弘法、護法那些事情都有，往下所講的話，或者就把蕭梁所作的事情再加以發揮，或者就把這個「梵剎紺琳」寺再接著發揮。發揮的，注意兩個要點，一個是表達情——抒情，一個是寫景，一個是景一個是情景也好情也好，都離不開開頭這兩句。總歸起來，詩是言志的，詩言志，情景都歸結到詩人要表達他的志，這一篇詩先要了解這個概況。所以第二副聯子、就是領聯，

領聯是什麼呢？就是我們人的頸子，把那個頭、下面身體，用頸子把它連起來，所以這個領聯把這個首聯——開始這一聯，和後面的，都把它接上。作詩、作文，這個文法不要脫了節了。

高僧來上座，名士聚微塵。

那時高僧很多，最著名的是寶誌公，在寶誌公以前的還有達摩祖師。達摩祖師先到梁武帝這裏來，梁武帝問他：我作這麼多，建築這麼多寺廟、弘法，作這事情有何功德？達摩祖師說：沒有功德。兩人說話不契機，所以達摩祖師就離開了，到河南少林寺面壁九年。後來寶誌公，寶誌公是怎麼來的呢？寶誌公在梁朝以前的齊朝。寶誌公在《高僧傳》裏面，他是一個很與眾不同的和尚，《太平廣記》裏面把他列為異僧，他跟一般的出家人不同。他在齊朝表現那種很奇異的、很與眾不同的那種表現，齊朝認為他在妖言惑眾，把他逮捕起來。逮捕起來，人在監獄裏面，很多人在外面又看到，這裏又看到寶誌公，那邊又看到寶誌公，究竟怎麼回事情？所以很奇怪。後來到了梁武帝，梁武帝一看，這個不是普通人，那時齊朝已經不在了，

梁武帝下個命令，這個人你不能隨便輕視他，從今以後，我這個朝廷裏面，不但是寺廟，朝廷裏面隨便讓他進出，他要進來就進來，要出去就出去，不加以限制。這是梁武帝認識人，所以寶誌公跟梁武帝常常來往。除了寶誌公以外，還有很多其他的出家人，所以這裏講「高僧來上座」，那樣的高僧都來見過梁武帝。上座，上座就指的梁武帝，自己在那裏坐上大座，來對四眾弟子來講經說法。所謂四眾的話，除了在家的男居士、女居士，出家人也有，出家的比丘、比丘尼四眾。梁武帝他是在家，他雖然是個皇帝，但是他還是在家人，他在家人上大座來講經的時候，也有四眾弟子。高僧都來見過這個上座，上座指的梁武帝。

「名士聚微塵」，名士，當時候除了佛家的弟子之外，他朝廷裏面那些大臣子、小臣子，那在儒學方面都是了不得的，都來聽，這叫作名士，朝廷裏面的、朝廷以外民間的這些名士。「聚微塵」，來這裏、聚在這裏。聚在幹什麼呢？聚在這裏研究佛學，研究佛學也研究儒學。儒學最重要的一部《易經》，他就有注解，他有注疏。佛經的《涅槃經》那是不得了的，釋迦牟尼佛講完《法華經》之後，就是講《涅槃

《經》，他講，也有注解，所以那些名士都來聽他講經。名士多得怎麼多呢？來相聚的名士就像微塵那麼多。這個也許有人說：那有這麼多，微塵那麼多，這是太誇張。但是你要知道，詩是文學，文學不怕誇張，文學的脩辭法就有誇張之法。在這裏講微塵聚，可以，名士聚微塵，這是我們純粹就世間的學術、文學來解釋。你要是講到佛法，你看釋迦牟尼佛在靈山會上講《法華經》的時候，靈山，我們道場有蓮友去過，靈山再大也是一座山，但是靈山會上面，來聽釋迦牟尼佛講《法華經》的，多少人？十方的那些大菩薩，再有釋迦牟尼佛分身的佛，多少？那豈只微塵聚，微塵還數不清的。從這個意思來講，梁武帝講的是佛法，講的這種大經，除了人道的眾生、四眾弟子以外，天上的天龍八部都來聽，天神，還有其他的那些，包括學法的、護法的那些眾生，在這裏講聚微塵，可以講。所以這是用文學的誇張法可以講，講到佛法的，你只要是正法道場，講得不錯的，它都有天神來護法、來學、來聽法，所以這是名士聚微塵，來聽他講經的那麼多人。

日出蓮花淨，烟開柳色新。

這個詩結構又一轉，一轉什麼呢？轉到現在，這是老師去拜訪雞鳴寺的時候，看看，一看到早晨太陽一出來，「蓮花淨」，南京到現在還有蓮花河，叫蓮花港，那裏一道河流栽的、種的盡是蓮花，也叫荷花。那個景緻非常美，太陽一出來，早晨太陽一照，照著那個蓮花，美極了。「烟開柳色新」，早晨有煙霧，烟就是早晨太陽還沒有出來的時候，有一股好像烟又好像雲霧那一種雲氣，太陽一出來的話，雲煙散了，雲煙一散就開了，放開。一放開來之後，看見那個柳色——楊柳，夜間有露水，天還沒有明的時候，那個霧、煙霧在那裏籠罩起來，那個柳看不清楚，太陽一出來，雲霧一散開來的時候，看見那個柳色被露水一洗，特別新鮮，看起來非常悅目。蓮花是襯托雞鳴寺的環境，與雞鳴寺的地、旁邊的環境有關係。柳色是什麼呢？梁武帝晚年的時候，被侯景來擾亂。侯景這個人原來在北方，是北朝魏國的一個人他後來投歸到梁武帝，梁武帝把他收容了，還交給他很重要的任務。結果侯景造反，在梁武帝晚年的時候，侯景造反，把他圍困在臺城這個地方，臺城這個地方就有很多楊柳，指的那個。那時候臺城有楊柳，現在雪公去拜訪雞鳴寺的時候，還有這個楊柳，柳色新，所以這一副聯子，「蓮花」跟雞鳴寺環境有關係，「柳色」也是跟雞鳴

寺的環境有關係，跟梁武帝當時被侯景困在臺城裏面，這跟柳色有關係。後來唐人有詩講，「無情最是臺城柳」，又見柳色新，這是雞鳴寺的環境。

萬家鐘磬裏，猶似六朝人。

萬家，南京市豈只萬家？萬家在中國的經文裏面、文學裏面，在佛經裏面也是，萬是代表一個很多很多的數目，一個最圓滿的數目字，叫萬家。不管南京城裏面有幾十萬人，現在何只幾十萬？現在更多了，他拿一個萬字作代表。「萬家鐘磬裏」，在萬家這麼多、南京城裏的這些人，包括在朝在野的，那時候，抗戰勝利的時候，國民政府遷回到南京來，南京是國民政府的所在地，就是國民政府的首都，人很多。在這樣的一個大都市，一個首都的所在地，那麼多人，朝廷裏的，民間的這些人，聽到雞鳴寺裏發出來這個鐘磬的聲音，鐘是朝暮都可以撞鐘，磬是作早晚功課，就是說到這個時候，雞鳴寺裏面還有鐘磬，還有出家人在這裏脩行，包括弘法。這個雞鳴寺裏面還有鐘磬音聲發出來，萬家都能聽到。萬家聽到雞鳴寺的鐘磬，「猶似六朝人」，猶似，還像，仍然像六朝時代的人。六朝時代，特別是在梁武帝這個時

代，那個佛法鼎盛，現在南京萬家的人，一聽到鐘磬，就好像還是在六朝時代的人，聽梁武帝的說法、護法、脩行，詩人一想又想到那個時候。雪公作這個金陵十詠的時候，對〈雞鳴寺〉這一首詩特別推崇。推崇什麼呢？南京那些古蹟都不存在了，雞鳴寺存在，雞鳴寺梁武帝那事情，包括六朝的人、那些人都不存在了，但是雞鳴寺的弘法，最後這一句鐘磬還存在，一首詩的意境，詩言志的志就在這裏，你要想世間法能夠不變，永久的為世間法來改善，指導世間，那就要靠佛法。

這個意思講完了，文法我們要注意一下。開頭這一副聯，上一句是雞鳴寺的主體，是建築物，是個道場，下一句是人，是地與人，一句是地一句是人。就時間來講，有古時候，有現在的時候，蕭梁是過去了，是古時候；梵剎紺琳在，是現在，時間有古時候，有今時。這個建築物有地方，有人物。你必得這樣，把這文法看清楚。第二副詩，「高僧來上座，名士聚微塵」，專門是講人，專門講人，就是講蕭梁，就照應蕭梁這一句。這一句雖然是講人，有賓有主，高僧來上座，上座指的梁武帝，以他為主，名士聚微塵是賓，賓主要分清楚。「日出蓮花淨，烟開柳色新」，從古到

今，這是講雞鳴寺的環境。前面那四句，就是〈雞鳴寺〉的主體，包括這個人物。第三副聯子是環境，環境也分古今，注重在今，現在就看到蓮花淨，烟開柳色新，是眼前雪公所看到好的景緻。這個好的景緻是寫景、寫風景，風景之中，由現代想到古時候，想到雞鳴寺的環境那樣美，柳色新就想到侯景來圍困臺城的那個環境，這個當中又有情在當中，這是環境。最後這一副聯，「萬家鐘磬裏，猶似六朝人」，在時間來講，從現在想到古時候，就人物來講、建築物的地來講，從這裏往前面一直貫穿到開頭那一副聯子。你仔細看看，把這四副聯子，你貫穿起來，第二副聯子就是照應蕭梁的那一句；日出蓮花淨，烟開柳色新，照應梵剎紺琳在那個環境的；萬家鐘磬裏，猶似六朝人，景物、人事，把前面從日出蓮花淨這一副聯子，往前面高僧上座，名士聚微塵，到梵剎紺琳、蕭梁迹一直貫穿上去，一脈貫穿，這是文法。你欣賞詩的時候，不講還可以，你把這個裏面內容想想就可以了。你要想作詩的時候，必得要把文法研究清楚。

最後就是言志，老師的志在這裏，世間一切事情生生滅滅的，藉著這裏面這些，

每副聯子講的都是生滅法，都是乍生乍滅，不會長久。六朝這個朝代，每一朝都不長久，特別的梁武帝，他是弘法、護法，他活到多久？活到八十六歲才死的，八十六歲，不算死，他是了不起的，他是往生的。在位作帝王作了四十八年，比起後來，宋、齊、梁、陳，比陳朝的一個朝代還長，時間還長，這是佛法。世間萬法皆是生滅無常，唯有佛法才能夠長久在世間。必須要想：人在生滅的世間，要想轉變生滅為不生不滅，要解決生死問題，你必得學佛。國家要維持長治久安，世界要維持和平，沒有佛法不行的。這是詩人寫這首詩，詩言志，志就在這裏，藉著這一個〈雞鳴寺〉來勸告世間人，你必得要學佛，必得要弘法、護法，這是言志。

金陵懷古十詠——胭脂井

現在請各位看第七首，〈胭脂井〉。〈胭脂井〉是在陳朝，宋、齊、梁、陳，在陳朝，陳後主的事情。陳後主的名字叫陳叔寶，他開始的時候，政治也還不錯的，到後來慢慢的就是生活腐化了，朝廷的政事也不注重了。朝廷裏面政治上的事情，他不大過問，過問是過問，不注重。就在宮廷裏面，跟那些宮女飲酒、唱歌、娛樂，其中，他最欣賞的一個妃子叫張麗華。在夜間飲酒作樂的時候，他也很愛好文學、愛好音樂，跟他在一起，朝廷裏面也有很多文人，也會作詩。那個時候選了一些文辭優美的作歌詞，然後他自己把它譜成一個曲子，這種曲子不止一首，很多，其中有〈春江花月夜〉，還有一首叫〈玉樹後庭花〉，那個曲子都是他作的。他雖然在朝廷裏面，跟宮女這樣娛樂，欣賞音樂，可是外面的環境不好，亂，外面的那是誰？那是隋朝，隋朝有楊堅、楊廣，楊廣那時候還是楊堅的太子，楊廣帶著軍隊來攻打南京。人家來攻打南京了，他朝廷那些人、大臣子都蒙蔽他，外面的環境非常緊張了，他還不知道。等到兵臨城下的時候，楊廣（就是後來的隋煬帝），帶著兵攻到南

京城，攻破了，他這時才知道。這可怎麼辦？哎呀，不得了，陳後主想想辦法，他就帶著張麗華，還有另外一個貴妃，一共三個人，沒處逃了？逃到那？看看一個胭脂井。胭脂井也叫作景陽井，景陽井為什麼叫胭脂井呢？張麗華原來在宮廷裏面，跟陳後主還有那些宮女在一起歌舞的時候，一羣都是胭脂花粉的化妝，香味那可以算不是普通人間所能夠聞得到的，就不是在夜間歌舞的時候，白天，像張麗華化妝得那麼濃厚，站在宮殿那個欄杆上，那個香氣可以傳播到好幾里那麼遠，可見得那時就是胭脂的氣味、香氣。到那時候，陳後主亡國的時候，陳後主一看沒處跑，跑到胭脂井來，就帶著張貴妃，還有另外一個貴妃，要到井底裏面躲藏起來。在旁邊那些臣子說：不得了，你不能到井裏去，到井裏出不來。還有很多人把他攔住，不讓他跳井。結果攔不住，他說，你不讓我到這裏面，你讓我到那裏去？所以他一共三個人到井裏面去了。後來楊廣還有很多人，攻到宮廷裏面，到處找。楊廣的目的不是找別的，就是找張麗華，找不到。後來找到這個井，井裏，用東西把他們從下面往上吊起來，很重，結果費了很多的力氣，把三個人撈起來、吊上來。吊上來，這個楊廣，他的目的就是要找到張麗華，別的他就不在乎了。在旁邊的一個人就講

了：你這要不得，從歷史上，那些亡國之君都是被他最心愛的妃子害了，害他亡國的，你現在不可以要。這一講，當下就把張麗華殺了，有這個故事。殺了之後，楊廣非常不高興，但是無可奈何，就回去了。回去，陳後主跟著，帶著朝廷裏面這些臣子還有宮女，一起隨著楊廣回到隋去，到北方去，這是在歷史上這個故事。現在我們就看這首詩了。

猶覺留香膩，凭欄動古懷。
風流隋世子，兵為美人來。
淚到興亡墜，樽須花月開。
景陽宮殿杳，過客日徘徊。

猶覺留香膩，凭欄動古懷。

四副聯子，我們先看首聯，開頭這一副聯。「猶覺留香膩，凭欄動古懷。」這就是詩人——雪公去看胭脂井的時候，還沒到胭脂井，快接近胭脂井，就聞到了一股香味，香味這個膩，詩人對於女子化妝香膩的這個不大欣賞，在香加一個膩字。快到胭脂井的時候，他就感覺到一股香膩的氣味，就聞到了。用鼻，佛法講五根對五塵，香氣對著鼻根，聞到了，開頭這一句就把胭脂井入題。「凭欄動古懷」，到了胭脂井，井是怎麼呢，井的四邊有欄杆。凭欄，身體、手扶著，靠著井的欄杆，動古懷。一凭欄，觸動了詩人的心。詩人的心，心就是一種情感，追溯到古時候陳後主跟張麗華這種古人的事情，古懷。古懷是感懷，有很多感觸。一個是用鼻根接觸到香塵，一接觸香塵的時候，這個凭欄是身體接觸這個欄杆，然後引發了心裏一股吊古的一種情感，這是開頭這一副。

風流隋世子，兵為美人來。

這就是古懷了，古來的事情。古來的事情，與那個接觸的呢？與第一句「猶覺留香膩」，詩人對於這個香味——張麗華身上發出這個香味，不大欣賞，所以加一個

賦字。但是隋煬帝那時候還是一個太子，太子就是世子，他很欣賞，所以他說風流。風流這兩個字用在好的地方，流風餘韻，這是好的事情；用在專門指男女之間互相羨慕的時候，這個風流就有一種貶斥的意思，不贊成的意思在內。「風流隋世子」，你這隋朝的太子，你這樣的風流，這個話，你想想看，這個當中就有呵斥的意思。為什麼你是風流、不好呢？你帶軍隊來，兵，兵原來是武器，後來就是拿著武器去作戰，這個人就叫作兵，叫當兵。你帶著軍隊，發動這些人來攻打陳朝，目的在那裏？為的是什麼？為的是美人而來。為的你想得到張麗華，而興師動眾來攻打陳朝，這就是春秋之筆，就是責備隋煬帝，你攻打陳朝，這麼興師動眾，目的不純粹，動機不純。動機不純，你把陳朝也滅了，一場戰爭死的人那是難以計數，你為的就是一個美人而來的，就照應「猶覺留香賦」。

淚到興亡墜，樽須花月開。

凭欄，在井的欄杆一看，想起古懷，想到陳叔寶，這對聯就講到陳叔寶的事情，就照應凭欄動古懷，動古懷想到陳叔寶這個人，你這個人亡了國家還不知道，到最

後亡國的時候，你還帶著張麗華投到井裏面，你這個人莫名其妙。莫名其妙到什麼程度呢？「淚到興亡墜」，隋煬帝那個兵沒有打到你的宮殿裏面來，你還在那裏，通宵達旦的在那裏飲酒作樂，不會有流淚的。到什麼時候流淚呢？到了你帶著張麗華一同投到井裏面去，國家要亡的時候，你才流淚。你這個淚是什麼呢？淚到興亡的時候，你這個淚才墜下去。興亡這兩個字，是作文、作詩的造句法，雖然興亡是兩個意思，但注重在亡，你到了亡國的時候，你才墜淚，你才流眼淚。

「樽須花月開」，你在沒有亡國的時候，你在宮廷裏面飲酒作樂。那個樽是什麼呢？樽是盛酒的那個酒器，用木頭製的那個酒器叫樽；也有用陶器作的，陶器一個缶字；也有銅器作的，銅器作的金屬品，金字邊。那都是盛酒用的。早期的話，都是用木器、木頭作的盛酒的酒器，或是酒桶這一類。用酒桶裝著酒，來開宴會，飲酒。飲酒，這還不算，你在飲酒的時候，還要唱歌、舞蹈，音樂，歌有歌詞，他作的歌詞、歌曲很多，就拿一個作代表——〈春江花月夜〉。有這個歌詞在那裏演唱，一方面在飲酒，你最心愛的張麗華，還有其他很多的宮女，一同陪在那裏，你那時

候那裏會流淚？不會的，只知道那樣享受歡樂。這種歡樂不理會國家的事情，一直到亡國了，你才流淚，這就是來呵斥陳叔寶。同樣是兩副聯子，一個是指的隋煬帝，一個是指的陳叔寶。你陳叔寶在宮廷裏面作樂的話，那個隋煬帝帶著軍隊來，你還不知道呢，到了臨頭你才想要到井裏面去躲藏起來，你這一個作法不是叫人家恥笑嗎？前面講動古懷，古懷就懷這種事情。最後一副聯子：

景陽宮殿杳，過客日徘徊。

「景陽宮殿」，陳後主的景陽宮，他朝廷的宮殿就叫作景陽，景陽宮殿，那個井原來也叫景陽井。「杳」，杳這個字，沒有了，現在是看不見了，杳然就是沒有了。「過客日徘徊」，當時候宮廷裏作樂亡國，這些事情，現在一切都沒有了，只看到一個古井，從古時候留到現在，景陽井留到現在。過客就是詩人自己——雪公，我來看，我經過這個地方，是個旅客，經過的旅客「日徘徊」，日徘徊，整日的，從白天快要到黃昏的時候，我在這裏徘徊，來回的停留在這裏。為什麼停留在這裏不離開呢？在這裏面，你看動古懷、猶覺留香膩，開頭這副聯子，詩人自己想到古時候，

一個是張麗華，一個是陳後主，後面剛才講過了，第二副聯子就是照應「留香膩」——第一句；第三副聯照應「動古懷」，想到那個。最後就是把三副聯子、二副聯子貫穿到第一副聯子來，就是因為這個想到古時候又想到現在，又從現在來追想、回想，到古時候，所以在這裏，整天在徘徊的不肯馬上離開。

想到這些事情，怎麼辦呢？想到這些事情，自古以來，亡國之君是怎麼亡的？開國之君怎麼開的？特別在這一首詩裏面，雪公對於亡國之君當然沒有好評，沒有給他很好的評論；對於開國的隋煬帝，也給他不好的一種責備。這是個特別的地方，兩者都給他一種責備，就等於現在人講的，兩方面都給他五十大板，兩方面都有呵斥。呵斥就是教後來的人要警惕，亡國有亡國的原因，興國、新建設的國家也有新建國的景象，在這裏都沒有，說出來要教後來的人警惕。老師那時候到南京來，看南京那個狀況不好，國民政府剛剛接受日本投降抗戰勝利了，包括政府、軍隊、民間一團歡樂，後患就不知道，這個詩的用意，在這裏。老師他就有先見之明，詩人的話，一個真正的大詩人，他都能未卜先知，有先見之明。老師是學道的，又是

學儒、又是學佛，所以在當時他就看到後來，後來景況不必說，我們大家可以想到的。所以這一首詩，老師在這裏藉著這一首詩，對於世間的警惕在這裏，這些菩薩一片慈悲心就在這裏。好了，吟一吟詩。詩要吟才吟得出來，詩就是溫柔敦厚，一吟出，把那溫柔敦厚的氣氛吟出來，它的味道才能夠詩言志，那個志才能吟得出來。

雪廬詩選讀講記【下冊】胭脂井

金陵懷古十詠——明故宮

四海混一後，帝都初建時。
幽燕兵自勁，龍虎地何為。
王業控諸夏，偏安權在茲。
偶然肥水戰，徼倖滅秦師。

金陵懷古十詠在上兩屆講座的時候，已經講了七首了，今天就從第八首跟各位一同研究。第八首就是〈明故宮〉，明是明朝，故宮就是明太祖朱元璋最初在南京建立的首都，到後來稱為故宮，叫作明故宮。這是一首五言律詩，五言是五個字一句，有八句，八句就是四副對聯，兩句一副聯子，這叫律詩。先把明故宮了解一下，現在我們知道是南京，明故宮就在南京，在古時候講，屬於江蘇省江寧縣。那個時

候，帝王的首都、都城，明故宮叫作紫禁城，紫禁城內，明太祖的皇宮就在那裏，就稱為故宮。這個故宮在當時，那不得了，是皇宮，到後來幾次都摧毀了，最嚴重的就是太平天國，是一次毀了，很多，其餘的不必細講。所以皇宮、宮門的寶殿都是不存在。我們老師在那時候到處找古蹟，古蹟當然還找得到，只是皇宮已經不存在，只有方孝孺的碑、方孝孺的墓碑還在那裏，方孝孺，在後面〈方正學墓〉這首詩會講到。明故宮過去到現在，它的那個古蹟是這樣的。

帝都初建時，帝都，這個帝都是指的明太祖在南京建立首都，指他的帝都。既然講到明太祖建立首都，可以連帶讓大家了解一下，中國自古以來，歷代帝王的首都，都是要慎重的選擇，因為是國家帝王的首都所在地，他可以照顧全國的民眾，以及防範四方外族的侵略，他這個帝都要很慎重的選擇。遠的很難講，在三皇五帝時代很難說，不說別的，就說伏羲氏，伏羲氏那個時候還沒有文字記載，伏羲氏流傳下來只是畫卦，畫八卦、六十四卦，由這個卦傳到後來才知道，中國的文化從伏羲氏開始，但是歷史記載，他的首都在那裏？就很難找了。在歷史記載只有黃帝、

軒轅黃帝，軒轅黃帝說起來，他的子孫有顓頊，後來堯帝、舜帝、夏禹王都是黃帝的子孫，我們現在這些後代，都是黃帝的子孫傳下來的。黃帝軒轅氏他建的首都就在現在的河南，河南省的新鄭。黃帝到後來堯帝，堯帝建都在平陽，平陽就是現在山西臨汾。堯帝到舜帝，舜帝跟堯帝是一個地方，不過舜帝是在虞，也是山西，山西虞鄉，叫作虞舜，堯舜都歸於五帝。那麼夏禹王，歷史上我們叫作夏禹王，就稱王。伏羲氏到黃帝、堯舜這都稱帝，在五帝以前叫作皇，天皇、地皇、人皇，叫作三皇五帝。到了夏朝開始，就稱王了，禹王；夏朝以後叫作湯王，成湯的湯王，也叫商王；到了周朝，是周家，也是周王，叫三王，三代叫三王。夏朝它的首都叫作陽濯，陽濯就是現在河南省的禹縣，禹王後來又遷都，又曾經在山西省的安邑縣，又遷過好幾次。到了商朝，它的首都在河南商丘，商丘就是商朝首都所在地，後來甲骨文就在商丘那個地方發現了很多。商朝遷都了好幾次，最後是定都在河南省的安陽小屯那個地方，這是商朝。周朝呢，周家的始祖叫后稷，是在邠——陝西武功縣那個地方，後來遷都，到了公劉的時候，遷居到豳這個地方，也是陝西省那個地方，再後來又遷到陝西省的岐山——岐山縣，它的國號叫作周，那還是在殷紂王時代，國

號叫周，就是周家。周家到了文王的時候，文王那時還不稱王，叫作西方的一個諸侯，殷紂王叫文王作四方諸侯的首長，叫作西伯，文王名字叫昌——西伯昌，他建都在豐，豐就在陝西鄂縣。到了武王伐紂成功，後來遷都到鎬，鎬京，鎬京就是在現在的陝西長安這個地方，豐是在陝西鄂縣，相距還有相當的路程，這兩個地方是西周正式的首都。到了後來，周成王的時候，又叫周公找一個地方，找什麼地方呢？就是現在河南洛陽，在河南洛陽建立一個陪都，陪就是陪伴，主要的是在鎬京，在陝西，陪都就是在河南洛陽。在鎬京叫作宗周，陪都洛陽叫作成周，兩個重要的地方。這兩個重要的首都，尤其後來洛陽這個成周，經過周成王跟周公兩個人選定了以後，以這兩個首都就可以把全中國，各地方的交通、人文、物產以及防範四境之外異族的侵略，都能控制得很嚴密，所以周朝選的這個都非常完備。到後來，那個都就很多，各代都有，漢唐，漢朝在咸陽，唐朝是在長安，都在那邊，宋朝在河南，這是歷代大致如此的。但是在這中間，從東吳到南朝宋、齊、梁、陳，一共有六代都在南京。在南京各朝代的首都叫作偏安，在歷史家看來，在政治方面講，這是偏安地區，建都的情形大致的跟各位說到這裏。說到這裏，意思主要就是說，一個朝

代開國的君主，古時帝王，到後來稱為天子，他來開國的時候，就要慎重的來選擇首都的地點。這裏是講明故宮，明故宮，明太祖選在南京。

四海混一後，帝都初建時。

開頭這一副聯叫首聯，首就像我們人的頭，人的頭很重要，這一副聯子定了，下面的第二副聯叫頷聯，頷就是我們人的頸子，第三副聯叫作脛聯，脛就是我們這個腿，連身體的腿，第四副聯叫作結聯，結是最後完結了。開始這副聯子，它的重要處就像我們人的這個頭，人的頭有五官，都是在頭上現出來。這一副聯開頭，「四海混一後」，四海，中國古時候就講整個中國地理四邊廣大，廣大大到了海邊叫四海。提起四海，就是叫我們知道：全中國，那叫四海。「混一後」，這個混一後，每一朝代開國的時候，前朝那個政治都是很壞。只有堯舜禹，那是禪讓政治，非常和平，堯帝把天下讓給舜帝，舜帝也非常和平的把天下讓給禹王，禹王到後來傳給他兒子，兒子傳給孫子，一代一代傳到夏桀王，桀王是暴君，弄得天下大亂，後來成湯王來放桀，把夏桀王放逐出去。在成湯王之前，在夏桀王時天下亂，民不聊生，

那叫混，這個混亂的局面由成湯王來收拾。成湯王收拾以後，一統天下，到了成湯王的後代子孫，到了紂王，也叫作殷紂王，商朝遷過好幾次都，開始成湯王在亳這個地方，遷了幾次，最後定都在殷，殷墟，那就沒有再遷了，所以後來紂王也叫作殷紂王，合起來講殷商。到了殷紂王也是天下亂，民不聊生，由周武王伐紂，伐紂成功之後，把天下亂的局面，把它收拾起來，這是混一，每一朝代都是如此。現在講明朝，明朝之前是元朝。元朝是蒙古人，那時候與宋朝同時存在的有金、遼、宋、金、遼，這也是很亂的，後來元朝把它統一了。元朝統一，到後來元朝又亂起來，一方面元朝自己內在的分裂，到後來天下各地方都出來反對元朝，也是天下大亂。這些各地方反對元朝，其中就是明太祖，叫朱元璋，他在安徽，他是安徽人，安徽鳳陽人，他也起來了，他原來勢力不大，逐漸逐漸勢力大起來，他把當時各地方有武力的勢力，一個一個把它消滅掉，最後把元朝推翻了。那時四海都是混亂，明太祖他混一，混是指在元朝末年混亂的那個局面，一是統一，明太祖在混亂之中把那個局面統一。就在統一天下當中，也不那麼純粹，明太祖統一的時候，實際上還有很多叛亂的事情，還是不斷的有，叫「混一後」。

明太祖統一之後，他要建都，建都在那裏呢？「帝都」，帝王的都城，就是首都，「初建時」，為什麼初建時？明朝的首都有兩處，明太祖建都是在南京，到後來明成祖的時候，他把在南京的朱元璋孫子那個政權打敗了，明成祖原來是在北京，他從北京下來打到南京，在南京沒有很久，就遷都到北京去，所以明朝的首都開始在南京，後來定在北京。因此在這首詩裏面講初建，如果一個國家首都，從始至終都在一個地方，就不能講初建。這個初建就是指的南京——明故宮，建是建築，就是建立，帝都初建的這個時候。這就把〈明故宮〉這個題目點出來。接著就是第二副聯子，就要跟第一副聯子能夠銜接起來，不能斷了，斷了之後，等於一個人這個頭在這一邊，頸子在那一邊，那個人不成為活人，詩就是這樣，首聯在這裏，接著領聯，一定跟首聯接得上。

幽燕兵自勁，龍虎地何為。

「幽燕兵」，就是指的明成祖的兵力。明成祖在明太祖死的時候，天子的位子繼承到明太祖孫子，叫作允炆，明太祖在的時候，皇太子就早死了，後來就把皇太

子的兒子——也就是明太祖的孫子，立為皇太孫，到了明太祖死了以後，就由皇太孫允炆繼位。允炆繼位的時候，年紀很小，在北京的明太祖其他的兒子，就是後來的明成祖，他心裏不平衡，他在北京的兵力很雄厚，所以這個幽燕，幽是幽州，夏禹王那時候把天下畫為九州，禹王畫野分州，把全中國畫為九州，在北京、河北以北的這一帶，叫作幽州。燕是在那時候，也在幽州的境內，叫作燕國，這燕讀平聲，燕國，北京就是在幽燕那個地區之內，所以幽燕兵就是明成祖的兵力。「自勁」，就是指明成祖他自己擁有的兵力，勁是什麼呢？勁，力量非常雄厚。用在軍事上面，這個軍隊、人以及武器，勇敢善戰，這叫勁，強有力量叫作勁。幽燕那個兵自勁，就是明成祖自己擁有的，這個自字在這裏就有獨自的意思，他不管南京的這個首都、南京在位的那個皇帝，看不起他，就自勁，自己擁有強有力的軍隊，能夠作戰的軍隊叫作勁旅，旅是軍旅，這是領聯的第一句。

對照的來講，在南京這一方面怎麼辦呢？南京就講到故宮的所在地，就是明太祖的皇孫，皇太孫允炆的那個地方。南京這個地方，按照地理形勢來看非常好，它

怎麼呢？圍繞在南京外邊的有四方的山脈。山脈，你讓地理堪輿學家來看的話，好像有龍在那裏，山就像龍的形狀，有虎，虎在那裏？南京的四周，叫作龍蟠虎踞之都，這個都是龍蟠在那裏保護，又有老虎雄踞在那裏，保護這個首都。這在地理來講，那是太利了，地利。孟子講天時、地利，那個地利在南京來講，是龍蟠虎踞之都，那是非常有利的。但是在這裏講，你這個地理雖然是龍蟠虎踞之地，你對照北京的那個「幽燕兵自勁」，幽燕兵自勁是人，你這個龍蟠虎踞之地是地，按照三方面來講，孟子曾經講：「天時不如地利，地利不如人和。」當然孟子在戰國時代，講給戰國時候君主聽的，用在這裏，不必講地利人和。講地利人和，是開始的時候，明成祖他只是人力、兵力很強，很雄厚而已，和是談不上。但是對地理來講，人事勝過了地理。所以這裏講，在帝都初建的時候，指的這個地方——首都的所在地，這個地方就人與地來分析，明成祖的人、兵力那麼雄厚，那麼你這地再有利，你抵不過那個人事。「何為」？你怎麼辦呢？你對付不了那個人為，那個人的力量。這兩句要知道，地利，決定成敗還是在人。

王業控諸夏，偏安權在茲。

上面兩副聯子，完全是講明朝的首都，以及後來政權的轉變，兩個地方的首都，全部是明朝。後面從「王業控諸夏，偏安權在茲」，到最後「徼倖滅秦師」，舉出歷史上各朝代的那些事情來，這是用比，詩裏面有比體，以古比今，以古代的人事，以及首都，來比明朝。比明朝什麼呢？比明朝你選的故宮，選得對不對，在人事上的安排對不對，就是這些事情。「王業控諸夏」，王業，指的就是從三代開始，夏商周三代稱王，五帝不叫作王，五帝是稱帝，三皇稱皇，到了三代叫稱王了。王要作的事情叫作王業，三代每一代開國的君主，這個王都是聖人，他辦的政治都是王道，辦的事情都是有道的，叫作王道，這裏叫作王業。由王道辦的事業——就是辦的政治，控諸夏，控就是能夠掌控，能夠控制。諸夏什麼呢？就是夏禹王畫分天下九州，這叫諸夏。凡是在九州之內的，在春秋戰國時代都叫作諸夏，在諸夏，各國是很多的，各國諸侯都是諸夏，外族、夷狄那不算諸夏。王業能掌控諸夏——全中國各地方，包括土地、人物，你選的首都能照顧到諸夏各地方。這個控字包括平時的政治、

教育等等，有了外患的時候，再加上軍事。除了外患以外，諸夏之內也有亂的時候，春秋戰國時有亂臣賊子，不但是春秋戰國，就在夏朝，夏朝也發生過亂臣來把夏朝的王朝推翻。控諸夏，王業，你選的地點，平時內政、教育都能夠照顧到諸夏各國，有了內亂、外患的時候，軍事指揮都能夠到達各地方，這個不容易的，所以能夠控諸夏，那是有道之君，他選都選的一定是這樣。就拿周家來講，一個是宗周，一個是成周，這兩個，主要是鎬京的宗周為主，然後陪都是成周，兩個首都，它這兩個都在中心點，全國都是能夠控制得住，這是王業。

到了後來偏安，偏安的時候，就拿南京來說，三國的時候，曹操在河南，在河南以北的這一帶，他的地方很大；劉備在四川成都，從四川往下，那個荊州、湖北這個地方，有時候劉備還要到這個地方來，他主要是在四川；江南，就是南京這一帶，那就是孫權。到了東漢後來，曹操的大兒子曹丕稱帝了，然後劉備在成都也稱帝，即帝位，孫權在南京稱東吳大帝，這叫三國的時代，把天下分成三部分，三分天下。孫權在南京是東吳，是吳帝。東吳到後來，三國，結束三國就是晉朝，司馬

懿跟他的兒子司馬昭，把曹操的魏家篡位，成為晉朝，然後一步一步的把蜀滅了，後來又把吳滅了，把東吳滅了以後，中國整個畫分北方政權、南方政權，北方政權有好幾個國家，南方政權有四代——宋、齊、梁、陳，就是四朝。宋、齊、梁、陳四朝加上東吳、東晉，晉朝原來是在西晉，西晉到後來被人滅了，遷到南方來，叫東晉。四朝都是建都在南京，加上東吳、東晉，一共六朝，歷史上講六朝就是指的這個。六朝都是偏安，偏安是對上面來講的，王業控諸夏，你這個偏安不能掌握全中國，取得一個偏安的局面，小小的安在這個地方。這個偏安的地方年代不久的，每一代不過幾十年而已。這個在雪廬老人講，這是一個權，不得已的，要想讓王業控諸夏，辦不到，才出現一個偏安之局，偏安之局是不得已，方便的在這裏建立首都。在茲，茲就是指的明故宮，明故宮在歷史上，六朝都在這裏，都在南京城。這個「偏安權在茲」，最後都是被北方興起的政權把它消滅掉。

偶然淝水戰，倣倭滅秦師。

這中間也有跟北方作戰勝利過的，就有一次，就是東晉的時候，東晉謝安那個

時候，北方的苻堅統領那個軍隊多得數都數不盡。苻堅誇口說：我這麼多兵，把馬鞭子投在江裏面，可以讓江水斷流，投鞭可以斷流。這苻堅意思就是他的兵那麼多，他到南方來，要把南方的政權消滅，那容易得很。結果沒想到淝水一戰，苻堅的兵一往後一撤、一退的時候，兵敗如山倒，就在那一戰，東晉打了勝仗，苻堅大敗，北方政權大敗了，只有這一次，淝水之戰。這個淝水之戰，雪廬老人這裏講「徼倖」，徼倖滅了「秦師」，秦師就是苻堅，苻堅他自稱是秦，把苻堅的秦師，師就是苻堅的軍隊，把它消滅掉。只有這一次，其餘的，就說東吳，東吳後來在亡國的時候，孫皓出來投降，古人作的詩什麼呢？「千尋鐵鎖沉江底，一片降幡出石頭」，東吳兩岸拉起來，橫在江裏面，那個敵人他過不來的。過不來，王濬他用樓船下來了，先用火把鐵鏈燒斷了，鐵鏈一燒斷，沒有用了，長驅直入的，孫皓沒辦法了，打出降幡出來，南京叫作石頭城，一片降幡出石頭。東吳是如此，後代的時候都是，前朝被後朝篡位的篡位，要不然，就是被後朝打敗了出來投降。到了陳後主，大家知道，前面講胭脂井，就是講陳後主的事情。所以除了淝水之戰滅了秦師，其餘偏安

的局面，最後都被人家消滅了，篡位的篡位，被北方政權消滅的消滅，沒有好結果。

這就有春秋之筆，以古證今，以古代朝廷的成敗興亡，來證明明故宮在初建的時候，沒有很久就分裂、就發生內戰，雪廬老人藉著明故宮，他指的什麼呢？先講明朝，後面又講歷史上周家那個王業他怎麼作法，到後來偏安的是怎麼作法。不管怎麼樣，讀歷史的人都要講歷史學，學歷史的人，他不僅僅是把歷史——中國的歷史、外國的歷史，把歷史上的事情講完、看完就為止，不是這樣。歷史有歷史學、歷史哲學，學歷史的，他個人所得的學理，他的見解不同的。我們老師在這裏的歷史學，大概跟現代人所講的歷史學不大相同。你在這裏，各位看，由明故宮的地理，地理跟歷史相關的，讀地理、讀歷史，給我們啟發什麼呢？歷代的興亡成敗為的是什麼呢？為的是名利，利就是政權的權力，權力之爭。遇到權力之爭，父子這一倫沒有了，兄弟這一倫也沒有了，這個是很悲慘的事情。懂得這個道理的時候，要知道，歷史自古以來都是生滅法，不要執著。人必須要懂得道，懂得道的時候，你在世間不必跟人家爭取政權、爭取名。學什麼呢？學周公，周公聖人，他輔佐成王，輔佐

成功了，把天下還是讓給成王，他沒有爭權，我們要學周公。所以在這裏講，王業控諸夏，要點就是在學周公。要知道，世間任何王朝都是生滅法，有成必有敗，有興必有亡，何必為了這個生滅法，發生亂臣賊子殺父、殺兄，釀成人世間的慘禍。慘禍釀成了，不但人間，他死後必然墮落到地獄，這個一般歷史學不會講。所以這一首詩，要好好往裏面研究。

至於這個詩的章法，我講了每一首都知道了，頷聯跟首聯接在一起，後面脛聯與結聯當然要跟頷聯連在一起，所以古跟今要連在一起，這個文章的章法必得要明瞭。這一首詩的韻是支韻、四支韻。懂得一切生滅法，我們在世間，不但在政治上，我們平時個人與個人之間待人接物，不要跟人家爭奪這個、爭奪那個，那個都是妨礙我們學道。學道是為了了生死，最大的問題——生死問題，一爭名奪利的話，生死什麼時候能了？那就不得了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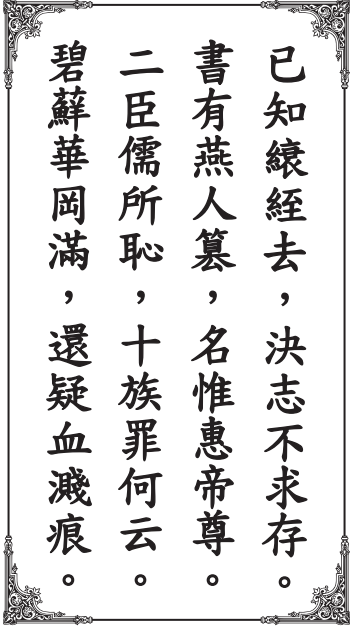
雪廬詩選讀講記【下冊】明故宮

金陵懷古十詠——方正學墓

各位同學，老師作的金陵十詠，最後這兩首。先請看第九首〈方正學墓〉，方正學就是方孝孺，方正學是方孝孺的一個號。那個時候，在明朝，有人把方孝孺推薦給朱元璋，見了幾次，最後朱元璋就請方孝孺作他太子的老師，名稱叫作漢中教授，就是作他太子的教授，教太子讀書。漢中是湖北這一帶，四川也在這一帶、這個地方。那個時候，朱元璋的第十一個兒子封到四川，叫蜀獻王，名字叫椿，對於方孝孺講學非常尊敬，就把方孝孺講學的地方取一個名稱，這也就是稱呼方孝孺的，叫作正學，就是這個方正學，這個正學兩個字。所以方正學就是朱元璋的兒子——封到蜀地的這個蜀獻王尊稱的名稱，這是方正學，就是方孝孺了。後來朱元璋的太子死得早，就把太子的兒子立為皇太孫，就是後來的惠帝，他的名字叫作允炆，是太孫。方孝孺又作太孫的老師，還是叫作漢中教授。後來朱元璋死了以後，他的太孫繼位了，就是繼承朱元璋的位子，作了皇帝。作皇帝的時候，因為朱元璋在世的時候，封了很多的王，把他的兒子還有他哥哥的一個兒子，封在各地方。其中的一

位封到北京，那叫燕王，燕王的名字叫作棣，他心裏不平衡，所以在皇孫即位之後，他就不服從在南京皇帝的命令，到後來他就果然率領大兵南下，把南京城破了。破了南京城，惠帝在皇宮裏面就自焚死了，有的說他失蹤了，這個講法不一致的，大概，自焚是比較符合事實。燕王到了南京城，在皇宮裏面就召集方孝孺，叫他寫詔書，昭告天下，他要正式來繼承皇帝的位子。這個時候，方孝孺就穿著孝子所穿的喪服，披麻帶孝，身上穿的衣服是麻製的衣服，頭上戴的喪服帽子，去到燕王——他現在已經是作皇帝了，到那裏。一進皇宮就是大哭不止，燕王就走下宮殿下來，他說：先生，你不必這樣哀傷，我來不過是效法周公來輔佐成王而已。方孝孺說：成王現在在那裏？燕王說：成王已經死了。方孝孺就說：成王有兒子。後來燕王說：這是我的家務事情，不必你管。然後就叫人拿筆、拿紙來，叫他寫詔書。方孝孺說：詔書不可以寫。僵持不下，燕王就說，你這樣不順從我這個命令，你不怕誅九族嗎？方孝孺說：九族，就是十族，我也不在乎。好，你說十族，那就誅你十族。後來果然誅了十族。九族，那就不得了，九族有多少呢？方孝孺自己姓方的這一族，他姑母的兒子、他姊妹的兒子、女兒的兒子、外祖父、外祖母、還有姨母的兒子、太太

的父親、太太的母親，合起來九族，那麼另外一族在那裏呢？是他教的學生——方孝孺的門人，門人也很多，這樣一共十族，誅了十族，這很殘忍的。這個事情說完了，我們現在看這個詩。題目叫作〈方正學墓〉，這個墓是在南京。



已知縲經去，決志不求存。
書有燕人篡，名惟惠帝尊。
二臣儒所恥，十族罪何云。
碧蘚華岡滿，還疑血濺痕。

八句詩，每兩句是一副對聯，八句詩是四副對聯。開頭這一副對聯，很重要，就等於建築物一樣的，先要打下基礎，基礎建立好了以後，你這建築物就在基礎上建立，你不能說我打了基礎，我的房屋到別處再建築，那就是不能聯繫了，基礎打好，下面就要根據開頭這兩句話——這一副聯子，與它就不能夠脫離這個關係。

已知縗經去，決志不求存。

「已知縗經去」，這時詩人——就是我們老師，到南京各處訪問古蹟，現在訪問方正學的墓。一到方正學這個墓，「已知」，這個時候，已知一者是代表我們老師他老人家講：我知道；還有就方正學當時這樣去見燕王的時候，在場的人都會知道。所謂已知是包含古今，古時候、當時的人看見這個樣子，大家知道下面會怎麼呢？「決志不求存」，決定的志願、志向，不求存。所以已知是一直貫下來，貫到第二句。為什麼是決志不求存呢？縗經，縗是麻布製的喪服——孝子所穿的，就是不要連綴起來，是最重的喪服；經就是頭上繞的麻，繞的帽子。方正學披麻帶孝的去，到皇宮裏面去見燕王的時候，當時大家知道，現在老師作這個詩的時候，當然也知道，把這個歷史明白了，方正學那種行動，他就知道。知道什麼呢？他決定的這個志向不會求存，存是生存，不想活了。他這樣一見，知道一見燕王，燕王一定要為難他，最大的為難就是叫他寫詔書，他怎麼能寫？這個事情已經決定了，決定就不會改了。這個決定是什麼呢？不求生存。不會向燕王求生存，這兩句重要。下面這一副

聯子就是不求存，在這裏就現出來了。

書有燕人篡，名惟惠帝尊。

書指的就是詔書，燕王叫他寫詔書，他怎麼寫？你叫我死是可以，詔書絕對不能寫。這個時候，作詩的人老師，就是替方正學講他心裏要講的話，怎麼呢？你叫我寫詔書，你要我寫，我要寫的話，沒有別的，只有寫什麼呢？燕人篡位。燕人這兩個字，本來是指燕王，封在北京的那個是燕王，他的名字叫作棣，燕王棣，現在不講燕王，講燕人，這是孔夫子的春秋筆法，王不提。你要我寫詔書，我真正要寫詔書的話，我只寫什麼呢？從燕地來的這一個人，他來篡皇帝的位子，要把明朝皇帝的位子篡奪過去，只有這樣寫。這是替方孝孺講的話。「名惟惠帝尊」，名是君臣名分。君臣的名分，方孝孺他的君主是誰？他的君主就是惠帝，惠帝是他的君主。你什麼燕王，你現在登基作皇帝，我不承認，我承認我的君主只有惠帝，要講到君臣名分的話，我只有遵照惠帝是我的君主。這就是決志不求存的這個決心，也是第一句穿的喪服這種表現出來，在這裏就說出來了。

二臣儒所恥，十族罪何云。

第三副聯子，「二臣儒所恥」，二臣，比如說他先作惠帝的臣子，現在惠帝死了，你這個燕王來的話，作了明家的皇帝，我又來作你的臣子，這是二臣。這個，別說方孝孺了，就是一個讀書人、儒者、儒家，讀儒家聖賢書的儒者，你叫他作二臣，他就感覺羞恥，方孝孺怎麼肯作二臣？所以第一是講詔書，方孝孺絕對不肯寫的，要寫只有寫燕王來篡奪帝位。第二，你叫他再作你燕王的臣子、二臣，他怎麼作？這一顆羞恥心在的話，你殺他可以，你叫他作二臣，這個恥他受不了。「十族罪何云」，十族，前面講過了，殺九族他也不在乎，你就是殺了十族，他也不給你寫詔書，他也不會來作你的臣子。但是這個十族罪，這就是批評燕王了，太殘忍了。你判他誅十族的罪，死了那麼多人，你於心何忍？講到這個罪，不論是古代、是現在，你判一個人的罪，判他是死罪，這個名在那裏？他犯了那一條？這個得罪合乎死刑罪，何況你判他誅十族，你這個罪狀怎麼說得出來？何云。這裏講燕王所犯的罪，他這個犯罪就是判方孝孺的誅十族。

本來這個燕王——後來就是明成祖，明成祖在明朝來講，他這個功業也是輝煌不錯。原來明朝朱洪武是建都在南京，他篡奪成功以後，他遷都到北京，到北京的目的，那時候元朝還有殘餘的勢力，還沒有清除，他遷都到北京的時候，把元朝殘餘勢力趕回去了，趕回到外蒙古去了。同時他又向西邊開拓了疆土，他功業是不錯的。但是功業是功，功勞是功勞，犯了誅十族這個罪，再加上明太祖的皇孫，那個皇帝也不錯，你把他逼到自焚，等於是你把他殺掉是一樣的。這兩種大罪，功不能抵過，寫歷史的人沒有這麼說，只是講有誅十族。我們老師知道因果，他犯了這兩種大罪，雖然在人世間作了皇帝以後，有很多功勞，但是這兩種罪，不能因為他的功勞把他的罪消掉，消不掉，死後一定墮落到地獄裏面。這個歷史家不講，甚至於反對，就說地獄在那裏？地獄在那裏，犯罪的人，在犯罪的時候種下業力，這個因種下去，這個業的力量看來沒有形的、無形的，但是一死之後，他這個神識不經過中陰身，直接就到地獄去。不懂這個道理的時候，那個地獄在那裏？我們世界上這麼多人都沒有看過地獄，但是犯了地獄罪的人，本身那個業力一現前的話，他就看到了，他的身體墮落在地獄，受那個罪是真實。就等於我們人間有監獄，沒有犯罪的人，這

個監獄在那裏？他找不到。犯罪的人，判罪要坐監牢了，喔，他才知道，知道要關進監牢，知道晚了，來不及了。所以墮地獄，一般歷史家，他不願意寫，他以為這是迷信。但是我們老師明瞭這個道理，我們老師他這個詩裏面，包括有佛法，有儒家聖人、聖賢哲學，有倫理。倫理是什麼呢？君臣的名分，五倫之中，君臣有一倫，五倫道統。臣子篡奪君主的位，這就是犯了五倫的大罪。這些都說過去了，二臣儒所恥，十族罪何云，上句講方孝孺，下句講判十族罪就是燕人，與上面通通把它連接起來了。

碧蘚華岡滿，還疑血濺痕。

最後，「碧蘚華岡滿」，這就正式講到方孝孺的墓了，雪廬老人一走到方孝孺的墓前面的時候，看見方孝孺的墓，遍地是蘚，蘚是一種草，很矮的，莖很直，葉子是碧綠色的。這個草長在溼地，潮濕的地方就長得很多，碧蘚就是指的那個蘚草，長得碧綠的葉子。華岡滿，華岡這個地方就是葬方孝孺的墳墓，遍地都是碧蘚。看到這個碧蘚就聯想，想到什麼呢？想到方孝孺被燕王誅了十族，最主要就是方孝孺

自己，連同十族，誅了十族那麼多人，流的血，可以說是血水成河，慘絕人寰，現在在華岡長的碧蘚，雪廬老人一看，還疑血濺痕，詩人一看這個碧蘚，一想到從前，方孝孺被誅、被殺的時候，包括他的十族，流的血是滿地方，現在從這個碧蘚，雪廬老人一看的話，還在發生疑惑，這個疑惑什麼呢？詩人有最大的同情心，這個同情心就是慈悲心，這種慈悲心、這種同情心，看到這個碧蘚，想到方孝孺過去那種冤枉、死得那麼慘，把古時候跟當前的這種境、悲慘的這種環境疑了，這是不是過去？還是現在？彷彿之間，把古時候方孝孺當時，跟我們老師現在在方孝孺墓上，古時候跟當前的這個時候，融會在一起。這個了不起，這個疑字是了不起的，他把這個時間取消了，取消這個時間，這是詩人的真情感。詩人的真情感，時間這是假相，把這假相撤除掉了，就從眼前看到過去，再由過去看到眼前，過去是流的遍地是血，現在長的是碧蘚。想到過去又看看眼前，看看眼前又想到過去，看著看著，這個疑字就出現了，我現在在這裏，還是在方孝孺當時那個狀況呢？還是現在訪方孝孺墓的這個環境呢？懷疑，這個疑字，這個疑字是全首的詩眼。這兩句話也把從二臣儒所恥，十族罪何云，書有燕人篡，名惟惠帝尊，一直貫穿到已知縗經去，決

志不求存，作詩作到最後，歸結的這一副聯，好不容易的。文法上面就這樣想，一副聯子接著一副聯子，一開始到最後，就等於大的建築物，地基打好了，一直往上，往上，最上面，古時候那個屋頂，建築屋頂、蓋屋頂很不容易的，那個要蓋得好，所以後面這兩句，蓋這個屋頂，這個屋頂要能夠把全部的建築物，一直到基地，全部把它照應到。

這一首詩裏面有佛家的因果，有儒家的五倫道統。這裏面包含的意思，在政治上，雖然一般的歷史家對於明成祖（這燕王後來就是明成祖），專門就他作皇帝時候的功德、功勞這一方面來著筆、來寫，在他篡位、誅十族，一般不講。那只是講人世間，人世間的事情要知道，生滅法，歷代的皇帝開疆闢土，到最後，天下還是保持不住，古人作詩「禹奠九州湯放桀」，夏禹王奠立九州，到後來子孫出現夏桀王，成湯王來把夏桀王放逐出去。「秦吞六國漢登基」，秦始皇把六國都滅掉了，費了好大的力量，沒有好久，有楚漢相爭，楚霸王敗了，漢劉邦他來登基。漢劉邦登基，沒有很久，他內部又亂了，到了最後被人家篡位了。一切的政治上面，生滅法，寫

歷史的人不知道、不懂，這要我們老師才知道，你在世間上，功業再怎麼殊勝，還是生滅法，不是長久的。所以在這一首詩裏面，包含的意思很多很多，各位多念一念，多吟一吟，詩要吟唱，吟唱之後，味道就出來，古人講，書念百遍，其義自現，那個詩吟唱的時候，那個味道更好、更出來。

雪廬詩選讀講記【下冊】方正學墓

金陵懷古十詠——毘盧寺

十首，這是最後的一首，這一首題目〈毘盧寺〉，也是在南京。下面這是小注，「洪楊亂後為死亡軍民建也」。洪楊，清朝洪秀全，楊是楊秀清，這在清朝的中葉，就是在曾國藩那個時候，有洪秀全、楊秀清他們造反，在歷史上不說他造反，是講太平天國。什麼是太平天國呢？洪秀全是廣東人，年輕的時候喝酒賭博，行為不好，後來他還懂得一點占卜、算命的法，他在廣東湖南這一帶，來給人家算命占卜。到後來有一個占卜師傅就正式的拜他為師；再後來有一個教會，這個教會屬於基督教，那麼就加入了。他加入基督教以後，勢力就一天一天多了，被當時的清政府發現了，他就到了香港。到了香港參加耶穌教的耶穌教會，正式成為耶穌教徒。他加入耶穌教會的時候，曾經有一次病，他就藉著病，有一個多星期不見人，他說病幾乎病死了，七天之後又出來，他說，我從死了又活過來，在這一段時間，是上帝叫我去的，跟他對話。所以他告訴人，我能夠直接跟上帝談話，上帝就是耶和華，上帝的大兒子就是耶穌，上帝還有二兒子，二兒子，洪秀全說，那就是我，他就這麼

樣發展起來。發展起來，由香港然後到了廣西，廣西金田村那個地方，他就這樣慢慢的擴充起來了。後來他的勢力很大，打到南京城。打到南京城的時候，他就把他的國號定為太平天國，他在人世間建立太平的天國。天國本來是在天上，他在南京建立太平天國，這是他的太平天國的來源。進到南京之前，他在東南這幾省，到處跟清朝政府的軍隊來作戰。那時候來對付太平天國，對付洪秀全、楊秀清，清朝派的有曾國藩、胡林翼，還有左宗棠、李鴻章，李鴻章就是曾國藩的學生，這些人後來把太平天國打平了。當太平天國洪秀全佔據南京的時候，曾國藩他們要把南京拿下來，好不容易，幾十萬的大軍包圍在南京城外，洪秀全的軍隊在裏面，內外，軍隊還有城裏的民眾，太多太多了。就在那一場戰役，又逢天災，下大雷雨。就是那時候，包括洪秀全的軍隊、南京城裏的民眾，曾國藩、胡林翼他們帶的這些清朝的軍隊，死傷遍野，傷的、死的太多了。除了這個以外，其他在各地方，洪秀全跟清朝軍隊到處打仗，每到一處的話，老百姓遭了殃。戰爭不能有，一有戰爭的話，受害的就是老百姓。洪楊之亂死的軍民太多太多了，後來在洪楊之亂平了以後，就在南京建立了一個毘盧寺。毘盧寺建立起來，隨時超度死亡的軍民，我們老師就作了

這一首詩。

焚殺天何在，名城盡作墟。
變風從此始，侮聖到無餘。
闖獻心仍古，曾胡檄輒疏。
欲憑新建寺，冤鬼度真如。

焚殺天何在，名城盡作墟。

這首詩，開頭這一首聯子，第一句講人事，第二句講地方，兩句都是不同的。「焚殺」，洪秀全、楊秀清他們，在進南京城以前，在東南各省，殺死的人不計其數，到了南京城以後，又是焚殺，焚是放火燒，燒那些建築物，殺就是殺害軍民。你在南京建立太平天國，天國是上帝的國度，上帝是仁愛的，《新約全書》裏面就

講，神愛世人，神是愛世間人，甚至將他的獨生子賜給他們，這在《新約全書》講得很清楚。明明講獨生子，耶穌是上帝的獨生子，洪秀全說是耶和華的第二個兒子，你不是造謠惑眾嗎？再說，神既是愛世人，你又是焚又是殺，要問你洪秀全、楊秀清，天在那裏？天是愛世人，你這樣焚殺，你把耶和華放到那裏去了。這一句問，叫洪秀全來答復，他怎麼答復？這一句，這一句就了不得。再講到，你焚殺造成什麼樣的局面呢？南京城，這是「名城」，名城是從六朝以來，東吳、東晉、宋、齊、梁、陳，每一朝代在開始的時候，這個城裏都是繁華得盛極一時，就是在明朝，明太祖在這裏建立首都，這個地方也是盛極一時，所以這是名城。你現在太平天國在這裏作皇帝了，你把名城變成什麼樣子？「盡作墟」，盡是完全，把這一座名城，自古以來著名的名城，把它變化作為一個墟。墟有好多意思，一個是古時候荒涼的一個古城，古城到後來不用的，就是墟。比如說，在古時候有殷墟，殷朝的殷墟，很多都是這樣。再說，墟墓，墳墓的地方，墓地也叫作墟。這一個墟兼而有之，這一座名城原來是人煙稠密，繁華得可以說是冠於全國，你現在把它變成好像一個荒廢的古城，同時也好像變成一個墓地一樣，多麼淒涼。上面講人事，下面講地方。

下面一轉，一轉什麼呢？

變風從此始，侮聖到無餘。

「變風」，《詩經》裏面有詩序，毛詩裏面有序，詩的序裏面就講，古時候有國風，有雅，在政治最好的時候，風，各國的國風都是好的，風俗都是善良的、優美的，雅也是，無論〈大雅〉、〈小雅〉都是雅正。到了後來，時代變了，人倫也變了，那麼叫作變風、變雅，變風就是作詩的人說風俗變了，好的風俗的時候，《詩經》裏面有〈周南〉、〈召南〉，那個多好。不好的時候，才有後來那些變風，雅也有變雅。儒家講五經基本的，老師就拿《詩經》代表儒家這些經典，詩所講的變風，就把古代雅正的風變了。雅正的風都是聖賢在位的時候，治理天下、治理國家一切都在軌道，五倫教化都是敦厚、都好，人與人之間互相厚道。變風、變雅一切都變了，所以在這裏，「變風從此始」，洪楊那時候，他是以耶和華這個教為號召，他把這個教由南京往外推，就要把所有的教育都變成耶和華的教育，遇到佛家的寺廟，就把它燒毀掉。不但佛家的寺廟，道家的觀，也把它毀掉，焚殺包含這些，所以叫作變

風，變風就是指的太平天國，要把西洋耶和華這個教（就是耶穌教），推行到全國，把儒家的文化、佛教、道教，全部把它消滅掉。曾國藩所以來對抗太平天國，把它平復下去，為什麼呢？可以說曾國藩、胡林翼、左宗棠這些人，他們是以儒家對耶穌教，是這一場戰爭。老師在這裏講變風從此始，從你太平天國來開始，你要消滅中國的固有文化，把中國儒家的固有文化消滅掉，連帶的要消滅佛教、道教等等，從這裏開始。

「侮聖到無餘」，既是從你這裏開始，你開始以後，雖然你這個太平天國被曾國藩打敗了、推翻掉了，但是你既然開始，下面就有繼續的，繼續到後來，就對於中國傳統文化一切都不好。中國近一兩百年以來，受到列強的侵略，很多人認為就是我們中國文化太弱了，國家太弱了，弱就是受到儒家的影響，所以有人說儒家什麼都不好，要把它取消，要全盤西化，儒家那些書都是線裝書，把這些線裝書丟到茅屎坑裏面去、不要了。演戲的、化妝的，把孔聖人罵不成樣子，不叫孔夫子，叫孔老二，因為孔夫子在家裏是第二個，他還有哥哥，喊孔夫子喊孔老二，這是侮聖。

這種侮聖，我們老師親身所遭遇，所以下面講侮聖到無餘，侮辱聖人，不但侮辱孔夫子，連歷代開國的聖人，他都侮辱了。「到無餘」是到了極處，一點保留都沒有，侮聖侮得不能再侮了，就是已經到了極端，侮聖到無餘。

這兩句，從洪楊開始一直到民國，歷史就這麼長，老師在兩句詩裏面，把時間又融合在一起，從清朝的中葉到民國時代，民國時代，老師親身遇到的，到處是反對孔夫子，反對儒學，當時一般學人——學術界有名的，提倡全盤西化，這兩句都包含在內。

闖獻心仍古，曾胡椒輒疏。

「闖獻心仍古」，闖是李自成，叫作李闖王，獻是張獻忠，這兩個人在明朝是到處造反，是流寇，到處殺人放火。但是老師在這裏講，闖獻心仍古，他的心裏還有古，還有古代的文化，還有一些觀念，還不像太平天國那樣變、變風。怎麼看出來呢？就講李自成吧，李自成後來回到他的家鄉去，他還要拜祖先的墳墓——祭墓，還要找出李自成的同族，找出來以後，給他作官，還有加爵，給他官位。李自成破

了北京，進了北京城的時候，莊烈帝——就是崇禎皇帝，到了煤山上吊死了，朝廷的妃子、皇后自焚死了，李自成後來找出皇后的屍體，還把她好好的收殮起來，用皇后的禮節給她埋葬，李自成還懂得這個道理。張獻忠那殺人不眨眼的，到了四川的時候，他有個七殺碑，他的七殺碑前兩句，「天生萬物以養人，人無一物以報天」，後面七個殺字，殺殺殺殺殺殺殺，注重前面兩句，張獻忠他還知道我們人受恩於天地，天養萬物，我們人要知恩要報恩，他還知道報恩這個道理。所以老師講闖獻他的心還有些古人，這個道理還有。「闖獻心仍古」是照應「變風從此始」，照應太平天國這個變風。

「曾胡檄輒疏」，曾國藩、胡林翼來打太平天國的時候，他有檄，檄就是調兵遣將的時候，指責太平天國這個罪行，這種文書記作檄。現在曾胡檄輒疏，雪公一到毘盧寺的時候，想到民國時代這些侮聖，到這個時候，有沒有曾胡這個檄文再出現？檄文是比喻的話，民國時代這些侮聖，就是提倡一切西化的人，毀謗一切固有文化的人，有沒有一個人出來指責這些提倡西化的人？指責侮辱聖人的人？有沒有

一個人出來？就像曾胡那樣打敗太平天國一樣的。老師在這裏一看，沒有，在當時，儘管那些提倡西化、反對固有文化的人那麼多，沒有一個人來反對那些毀謗固有文化的人，沒有。所以老師在這裏講，曾胡檄輒疏，疏，現在檄疏，找不到了，不能講完全沒有，有是有的，沒有人出來講話。老師自己就知道，明明白白，老師在當時也沒辦法出來糾正那些人。說明白一點，像胡適之這些人，老師他能不能出來講，他一出來講，他的徒子徒孫會羣起而攻之，所以在這裏講曾胡檄輒疏。

欲憑新建寺，冤鬼度真如。

老師的慈悲心又出來了，以前的沒辦法談了，在洪楊之亂死的那些軍民，那些冤魂一直到現在沒辦法超度，所以看到毘盧寺才想到，憑就是藉著，藉著這個，只好憑藉這個毘盧寺，把冤魂、冤鬼來度化。度化他們，世間那些什麼也沒辦法度，只有真如法門，用真如，真如就是人人都有真如本性。

佛在世間教化眾生，不但教人道眾生、六道眾生，佛都說這些法，六道眾生、天龍八部都來聽，所以毘盧寺裏面用真如、佛法來度冤魂、冤鬼，這就回到照應題

目來，把洪楊造反，殺死這麼多冤鬼，只好用毘盧寺來度化他們。也就是警告一般人，不要像太平天國這樣造業，也要告訴我們現代人，中國文化、儒家所講的聖賢教育，反對不了的，不管在什麼時候，以至於現在、以至於未來，中國文化、儒家所講聖賢教育是千古不能消滅的。

題日月潭玄奘寺

今天由我學人來跟各位一同研讀雪廬老人作的詩，他老人家那時候到日月潭去參拜玄奘寺，作的這一首詩。

鷲嶺隨錫至，鯤臺通地靈。
潭澄僧眼碧，山聳佛頭青。
香剎侵花雨，風檐語梵鈴。
會心多法悅，不必定聞經。

這是五言律詩，五言是五個字一句，律詩是八句。唐朝近體詩，唐朝人寫的詩，有古體詩、有近體詩，古體詩文字很長，近體詩，普通講有絕句、有律詩，絕句是四句，一首詩四句，律詩一首詩八句，這是通常講。不過律詩當中還有排律，那就

不限於八句。通常是講這兩種。這是五言律詩，旁邊，第二句，九青，詩要押韻，它是在青韻之中。這裏面有一些名詞，先要說一說。題目是〈題日月潭玄奘寺〉，玄奘寺，大家知道，唐朝偉大的一位和尚叫玄奘大師，他經過千辛萬苦，從中國唐朝的京城，到印度。經過的這個路途上，很苦的，經過沙漠，到達印度，在印度求佛法，然後回來，這個在歷史上，你要讀中國的歷史，你就知道，一般講玄奘大師。還有民間寫的《西遊記》，《西遊記》就是用玄奘大師到西方印度去求佛法的故事，中間安排孫悟空、豬八戒、沙和尚那些弟子，那是小說。這是根據玄奘大師那些事蹟寫出來的，當然有一些是事實，有一些是增加的。我所以這樣講，是讓大家了解了玄奘大師在歷史上有名的。這個玄奘寺建在日月潭。雪廬老人去日月潭的時候，作了這一首詩，叫作〈題日月潭玄奘寺〉。

鷺嶺隨錫至，鯤臺通地靈。

開頭講「鷺嶺隨錫至」，錫，我們國語讀平聲，在詩文裏面，它是仄聲字，是個入聲字。因為國語裏面沒有入聲字，所以在國語，它是平聲，但是在詩裏面，它

是入聲字。錫，要先說一說。還有鯤臺這幾個名詞，這兩句的名詞，先跟各位介紹一下。鷲嶺，鷲嶺就是在印度的靈山，也叫靈鷲山，鷲這個字，這是一個老鷹子這一類，一般稱呼鷲，鷲是很大的鳥，鷲是屬於那一類。我們講鷲鳥不大了解，看看天上飛的老鷹子，老鷹子是兇猛的一個鳥。在鷲嶺那個地方那個山，形狀就像一個老鷹子那種形狀。再，那個山上有很多鷲在那裏，常常聚集在那裏，所以那裏名字叫作鷲嶺，是其中之一，也叫鷲峯，也叫鷲臺，一般講靈鷲山。釋迦牟尼佛當年講《法華經》的時候，就在靈鷲山上講這一部《妙法蓮華經》，我們蓮社每逢星期四，我學人就在這裏講《妙法蓮華經》，這部經很長。靈鷲山簡稱叫靈山，說完全就是靈鷲山。這個錫，一般講錫杖，在釋迦牟尼佛時代，跟釋迦牟尼佛學佛的那些大弟子，那個時候，佛帶著那些大弟子到外面行乞、乞食，這個錫就是錫杖，在乞食的時候，到人家門口，把錫杖振動一下，就發出像錫的聲音一樣，那叫錫杖，讓人家知道有出家人來行乞、來乞食了。再有一個意思，錫杖是有道德的出家人，他是證果了，證了果位的時候，他有神通，他把這個錫杖往虛空中一甩，甩到虛空裏面，身體就隨著錫杖騰空而去。比如說，他要從印度到中國來，他很快，不用坐飛機，

錫杖一甩的話，神通一下就到，那叫神足通，馬上就到了。如果拿現在來講，他要到臺灣來，一下就飛過來了，這叫作飛錫，這是證道，得了神通。它的意思，這個錫不是普通的錫杖了，叫智杖、德杖，有智慧、有道德的這個錫杖。鷲嶺、錫我們了解了。「鯤臺」，鯤是《莊子》裏面講的，《莊子》〈逍遙遊〉那一篇裏面，他說「北冥有魚，其名為鯤」，在北冥——在北方那邊，有一條魚，那個魚叫作鯤，鯤有多大呢？「不知其幾千里也」，鯤的身體有好幾千里，好幾千里，還不知有多大。「化而為鳥」，這鯤魚再一變化，變成鳥，這鳥的名是什麼呢？「其名曰鵬」，「鵬之大」有多少呢？也「不知其幾千里也」，是《莊子》講的。臺灣這個地方形狀，臺灣地圖大家都知道，就像一條魚，所以有人就稱臺灣就是鯤島，好像有個地方叫南鯤，把臺灣叫作鯤島，這裏是鯤臺。「通地靈」，靈是這個地，這個地方它好像是有神靈一樣，唐朝王勃寫的〈滕王閣序〉，「人傑地靈」，人，這個地方人好，人是個英雄豪傑的地方，地也有靈，有神靈，有靈感，這都是用典。我們讀雪公詩，首先把他用的典故弄明白，典故裏面含的意思很多。

接著我們就看了。你想想，這是雪公題日月潭的玄奘寺，如果我們大家到日月潭，你也作一首〈題日月潭玄奘寺〉，你從那裏下筆呢？他這裏，你看看，開頭講的鷲嶺，鷲嶺在印度——中印度的靈山，釋迦牟尼佛說法四十九年，最後幾年在靈山說《妙法蓮華經》，開頭就是講「鷲嶺」。「隨錫至」，隨，這個錫指的誰呢？這有個典，在杭州靈隱山上，有一個山峯形狀就像靈鷲峯，相似，有一位從印度來的高僧，他一看，這一座山就像印度靈鷲山的一個小嶺，在那一年飛過來的，他表示杭州那一座山的山峯，就跟靈山形狀差不多，他就非常讚賞，後來因此習慣講飛來峯，那個山峯是從印度飛過來的，這裏含有那個意思。如果沒有那個飛過來的典故，你這裏憑空講，鷲嶺隨錫至，隨那個錫到臺灣來？至這個字，至字是個象形字，它寫的篆體就是一個鳥，一個鳥飛過來、飛下來，從高處、從天空中飛到地上來。雪廬老人開頭講到日月潭的時候，看看日月潭四周的環境，這一看，這一座玄奘寺，玄奘寺外面圍繞的這些山，就如同由印度那個靈鷲飛到西湖的飛來峯，差不多，因此就聯想到，這個莫非也是從印度飛到這裏邊來的？作文要有想像力，開頭就是要想像，日月潭這個地方好，它飛過來的。飛過來，隨錫至，這個錫指的就是三藏大師——

玄奘大師，唐玄奘。唐玄奘那是得道的高僧，他的錫杖當然是能夠把靈鷲飛過來，靈鷲是隨著他的錫杖飛過來的。這有表法的，靈鷲山是釋迦牟尼佛講《妙法蓮華經》的那一座山，玄奘大師從印度取了多少經，《大般若經》，這些經都是他取過來的。那就是說，玄奘寺有玄奘大師在這裏，這就代表從印度取回多少經典過來，這些經典就是隨他而來的。詩，不是用直接的說明，用種種的事物來表現出來，這些事物含的就是那個意思，到玄奘寺一看，看看這個環境，首先就讚歎，中國有這麼多的佛法，要歸功於玄奘大師，從印度求過來的、帶過來的。怎麼能夠帶到？當然指的是帶到中國大陸，現在在臺灣，怎麼又能夠帶到臺灣來呢？臺灣，我們現在在臺灣學佛的人很多，學佛的人，你說他沒有善根，那不行的。沒有善根的人，你請他來學佛，他也不來的。所以，佛法能夠傳到臺灣來，臺灣這些很多學佛的人，他有善根，這善根就世間法來講，他都是人傑——人中之豪傑，那就是王勃講的人傑地靈。人是豪傑，這個地它有靈感了，它有靈氣了。人是豪傑，地有靈氣，所以叫通。通，佛法到這邊來沒有障礙，這個通就是感應，佛法到什麼地方，那個地方、那個人，那個地方環境都是特殊的，它才有感應，這裏有感，佛法才能應來。佛菩薩到人世

間來弘法利生都是應化來的，應化來，你要這地方人有感，他才應。所以鷲嶺隨錫至，隨錫至，他能夠到這個地方來，從印度到中國大陸，再由中國大陸，就像杭州西湖那個飛來峯一樣的，又飛到臺灣來。臺灣這些有善根的人，喜歡學佛，他能夠感，這個佛法才應，應化來的，通就是有感應的。這是開頭這兩句，這兩句是一副聯子——對聯。對聯什麼呢？鷲嶺對鯤臺，隨錫至對通地靈，一副對聯。這一副對聯打下了基礎，這一首詩就跟房屋一樣，再高的房屋就在這個基礎上建立起來，下面就要把開頭這兩句接上。

潭澄僧眼碧，山聳佛頭青。

前兩句拿靈山跟鯤臺兩個地方表現出來，佛法從那裏傳到這邊來，這是誰傳來的？玄奘大師。一位大師把兩個地方連接起來，佛法就是由他這樣把它傳過來的。詩人——雪公，在作開頭這兩句的時候，就讓我們想像玄奘大師在唐朝那個時候，他到印度，再由印度回來，這一路上，不只是《西遊記》所講那幾個人，同時跟他一起出去有很多人，很多人在半路上吃不了苦，死的死，傷的傷，沒有完全到達那地

方的，不少人。但是玄奘大師忍受各種辛苦，他成功了。就從這兩句表現的詩句裏面，我們想像玄奘大師當年非常辛苦，而我們現在研究佛經，比他舒服多了，這是要感謝這位大師。下面就想到，這個佛法既是由玄奘大師求過來的，接著就講玄奘大師了。玄奘大師是出家人，他是僧——高僧。詩是用表現的，不是用抽象的說明。表現什麼呢？看看日月潭，「潭澄」，澄這個字，那個水清淨無染的，日月潭藉著日月潭那個清淨無染的、澈底清淨的水，來比什麼呢？比況僧眼睛。這就是靠作詩的想像力了，把日月潭比作玄奘大師的眼，「僧眼碧」。僧眼碧，也是有根據的，不能隨便說。佛有三十二相，其中有一相，三十二相第二十九相，叫作眼色如紺青，佛的眼，眼的顏色紺青色，紺青色那個顏色是青中帶有一種赤色，青赤色，青赤色在五色當中是正色，青、黃、赤、白、黑這是正色，佛的三十二相有一相，眼睛是紺青色。拿這個日月潭的水比喻玄奘大師，眼有紺青色的眼。三十二相通常指的佛有三十二相，但是在印度講，在家人，他是有道德、有能力的人，他也有三十二相，比如說轉輪聖王，轉輪聖王是在家的一個王者，轉輪聖王在我們這個世間他不會出現的，他出現在世間風俗一切都好、人心都好、人的壽命也非常高壽的那個時代，

在佛學有專門講的，這個不必細講，轉輪聖王就有三十二相。所以，在這裏可以拿這個三十二相其中之一，來比配玄奘大師。

再第二句，「山聳佛頭青」，山，日月潭四周這個山，聳是什麼呢？聳是又高又陡直立在那裏，那個山，山峯是很陡的、很高的，這叫山聳。聳出來的那個高山像什麼呢？佛頭青，像佛的頭那樣青，這也是在三十二相裏面，在《無量義經》裏面講到，三十二相第十七相，十七相旋髮紺青，十七相，佛的頭頂上那個髮，旋，旋得很美，紺青色，這也是三十二相中的一種。

因為是對聯，潭澄，潭是水，山是山，有山有水。這個潭水比喻大師的眼，山是比喻大師旋髮紺青。這個你看看，一般人講你這作詩的人未免太誇張了，詩就怕誇張，誇得很合理就好，它是文學。這個要看，你說誇張，一般作詩誇張不出來，他要有這個心胸，才能想像這個相出來。為什麼要用相呢？不用相，用抽象來講，要講玄奘大師這個眼太好了，我們任何人比不上他，這個讀起來沒什麼味道。再說，玄奘大師這個頭頂，也是我們任何人比不上他，你這是抽象的說明，論文可以這樣

寫，文學，尤其是詩，不可以這麼寫，詩是用表現法。用什麼表現呢？就用這個具體的，看得出來，把它烘托出來，叫表現，這樣一看，印象深刻。這兩句詩，這兩句詩就是講玄奘大師本人。

香剎侵花雨，風檐語梵鈴。

「香剎」就是佛家的寺廟，一般稱佛家寺廟就講香剎。「侵花雨」，這又靠想像了。日月潭玄奘寺四周，地上有草、有花，看看那個花草，詩人一看，這個花草那來的？這就不是一般遊覽日月潭玄奘寺可以想像出來，但是我們老師一看，這個周圍草地上有這麼多花，他想到什麼呢？在南京有一個雨花臺，雨花臺是南京城外，也是一個山，山頂上。我在內地作流亡學生的時候，我經過雨花臺看過，看到那個山很高，登那個臺上，可以看到南京城，看到大江，看下面風景很美。為什麼叫雨花臺呢？就是在梁武帝時代，梁武帝是宋齊梁陳在南北朝時候的梁朝，梁武帝那時候，他這個帝王很特別，他對於佛法信得很虔誠，他自己在皇宮裏面講經說法。那個時候他也請別人來說法，就有一位法師在雨花臺上面講經，講到最微妙之處，天

空就是雨花，雨是下，這個雨字當動詞講，從天空中落下很多花下來，那真是更美，感應了天空雨花，所以後來叫作雨花臺。我們的老師在這裏一看，看玄奘寺四周都是有花草，他想，這個花草那來？莫非就是像雨花臺那樣的花，從天空中落下的嗎？雨花臺當時有高僧說法，都感動天空有落花，像玄奘大師這樣的高僧，那裏沒有花呢？當然會有花落下來，所以講「香剎侵花雨」。侵花雨，這個侵字，普通人講侵佔的侵，侵略的侵，這裏講漸漸的，那個花從天空中落下來，逐漸逐漸的落得滿地都是。如果不用這個侵字（侵當漸字講），不是逐漸的落下來，那個花就一下落下來，那個不生動。從天空中，那個花一朵一朵繼續往下落，那是動態的。我們老師看見那個地上花，地上花當然是靜態的，長在地上，他由靜態想到動態，從天空中不斷的，從高空往下落，落得滿地都是，這又靠詩人想像的能力，所以，香剎侵花雨。

「風檐語梵鈴」，風檐，這個鈴子，這講鈴。鈴子，大家都知道，我們一般講，過去學校裏上課下課都是打鈴子，那個鈴有的是銅作的，有的是其他金屬作的。在佛法裏面講，是梵唄樂器的一種，這個鈴子掛在寺廟的屋檐，這寺廟四邊都有檐，

從屋頂上垂下來那個檐，屋檐。風檐語梵鈴，風檐是風鈴掛在屋檐，四邊屋檐的那個鈴子叫風鈴，這一句把風鈴兩個字拆開來，掛在檐那個鈴子叫作風鈴。這個風鈴，語是在講話，風鈴講什麼話呢？風鈴，在禪宗，叫作西天二十八祖，達摩祖師從西天來的，他後來在中國是始祖，在西方、在印度，禪宗一共有二十八位祖。二十八位禪宗祖師，其中第十八祖跟第十七祖來學禪，十八祖他那個道場上，有時候聽到這個風鈴，那風一吹就發出聲音出來。第十七祖，是他的老師，就問十八祖，他說：你這個鈴子是風發出聲音出來？還是這個鈴子發出聲音來？第十八祖是徒弟，就答復了，他說：不是風的聲音，也不是這個鈴子的聲音，是我學者，是我的心裏發出的聲音。這是第十八祖答復他老師的問題，老師等於考問他，證明他是悟的、悟道的。這就跟中國六祖慧能大師到南方來，看見兩個人在辯論，這是幡子在動？還是風在動？六祖告訴他：不是幡動，也不是風動，是仁者的心動。這兩者意思是相似的。所以，風檐語梵鈴，老師一看，玄奘寺裏四邊掛的鈴子，就想像梵鈴的那個言語，這言語就是從那裏來的。

會心多法悅，不必定聞經。

四副聯子有一個比喻的，第一副聯子叫首聯，就是像人的一個頭，第二副聯子，領聯，是個頸子，第三副聯子，脛聯，脛就是我們兩個腿，連著腳，第四副聯子叫作結聯，結束了。這是第四副聯子，是結束了。結束，它要從頭到頸子，到整個身體到腳，一脈貫穿，這詩才是合乎章法的。如果不能夠一脈貫穿，那就是我們一個人好像氣血不通，是有病的，所以注重一脈貫通，完全能夠整體是一個聯合的，所以有這個比喻。我們知道，這個詩無論是絕句、律詩，都有這個，一般文章叫起承轉合，詩，也是這樣，拿身體來比喻，是整體的一個，完整的一個結構。「會心多法悅」，會心，不必講別的，就拿中國歷代的禪宗祖師來講吧，禪宗祖師問：你會了沒有？會，什麼叫會？就是就一般世間法來講，對於一樁事情，每一樁事情有它的道理在當中，事情，完整的這一樁事情要了解得清楚，事情它含的理也要明瞭，對於世間的任何事情，事理都要徹底明瞭，這叫會。用在佛法裏面講，你對於佛法根本的道理，佛法什麼根本道理？明心見性。每一部大乘經典，注解的祖師首先就

講的明體，明瞭這部經，它就是要教人家明瞭自己本有的心性，心性就是本體，任何一部大經都是教人家明瞭自己有真如本性。禪宗祖師根據學者的請問，或者是他問學的人，不問指的什麼事情，一花一草、山水，一切任何東西，隨便指一個東西，你會了沒有？真正開悟的人，《法華經》裏講得很清楚；禪宗是不講的，講悟，叫參悟。《法華經》當然也要參悟，但是它教人家研究教理。所以我們研究《法華經》，我們是研究教理的人，不是學參究。研究教理也要悟，研究《法華經》，研究教理，是圓教菩薩。圓教菩薩那是智慧最高，他也不是這一生才學佛，多生多劫以來就學佛，他學的佛法悟的很多，所以在這一生遇到佛，他是個圓教菩薩。圓教菩薩怎麼呢？看見一座青山，就好像看見佛的法身。我們眾生都有法身，這座山是佛的法身起了形相了，我們這個法身起相的話，也是由山來表現，就這個山可以見到自己的本性，見到佛的法身。就是用具體的事物，悟到自己真如本性，這叫會了，這才是會了。所以在這裏講會心多法悅，法悅就是法喜，悅是禪悅。會到什麼呢？會到玄奘大師的法身，在這裏面顯出來了，顯露出來。顯露那裏？他的錫杖，他能夠把鷲嶺帶到鯤臺這地方，他的眼、他的頭，這些事都讓詩人會了，就從這些地方，看見

玄奘大師的法身。香剎是寺廟，香剎四邊落的這些花，看見花就是看到法身。那個風鈴由那些言語，也是顯示玄奘大師的法身。玄奘大師的法身，詩人自己也有法身，法身是沒有兩樣。現在，詩人在這裏看到那些事物，會了，我的法身跟玄奘大師能夠交會了，這就發生法喜、禪悅。

這樣的話，「不必定聞經」，聞經，學教理的人，當然要研究經典。禪宗，就是開悟之後，還是要研究經典。在這裏不是教人家不要聞經，在這講比較之下，既然會心了，就是不再研究。到這裏一看，看見這些景物，看見玄奘大師，他的眼像日月潭的水，他的頭頂像高聳的山峯，像佛頭青，周圍雨花、梵鈴，會，這比聞經那就更高了，聞經還不見得馬上就悟，他這已經是跟玄奘大師這個法身交會了，混為一體了，這叫會心。就禪宗來講，你學教理的人，要聞經才能開悟，禪宗已經開悟的話，他就真正能夠明心見性了。就自己所得的來講，這已經是大徹大悟了，見到自己法身，也見到大師的法身，不必定聞經，一悟了之後，得了會心的時候，自己已經是大徹大悟，再聞經，不是不聞經，禪宗還是要聞經，聞經是要度化別人，會

心是自己的境界。雪廬老人他這個會心，他不是專門指自己，他是用會心這兩個字，來告訴凡是遊覽日月潭玄奘寺的，都要這樣的體驗，都要藉著上面所舉的這些景物，要自己會。我們老師就像禪宗祖師講：你會了沒有？是希望人家凡是到日月潭玄奘寺來看的時候，你要能夠學著會心。怎麼會心呢？你找日月潭玄奘寺，向玄奘大師找嗎？那就是周圍的景物來會。從日月潭的水，看見是法身所起的眼，看見日月潭四圍的山，是由法身起的應化身的頭頂，由應化來會到法身，這首詩是這個意思。

意思了解了，詩有章法，有章法才不亂，開頭就靈鷲山到臺灣鯤島這兩地的大環境著筆來寫，接著就是寫大師本身。前面是大環境，大環境是玄奘大師造成的，怎麼是造成的？我們普通人，你現在到靈鷲山，不學佛的人到靈鷲山看，這是一個普通的山頂，我們學佛的人就不同了。學佛的人到靈鷲山一看，哎喲，這是一股靈氣在那裏，究竟與別處不同的。我們學佛的人到日月潭看到玄奘寺，看見四周的景物，也是與眾不同，這是大環境。第二，就寫大師的本身，本身用什麼代表呢？一

個是眼，一個是頭頂，這是最顯著的。再講寺的周圍，香剎侵花雨，在寺的周圍這個草地。風檐，風檐是在寺的四邊這個屋檐掛的鈴子。上下兩句要有變化的，如果說香剎侵花雨，下一句又還是寫周圍草地上的事情，周圍草地是不能寫，也可以周圍有樹木、有石頭，那就沒有變化，所以第一句講到花雨，第二句就講廟四邊的景物，它都有變化的。這一副聯就是講到寺廟的本身，以及它小的環境。大環境可以悟到法身，小環境照樣可以悟到法身。所以最後會心，會心多法悅，這樣會心多法悅，就根據上面那個大環境、大師的本身，為大師建築的這個寺廟，都叫詩人會心，會心兩個字把上面一直貫穿、一脈相傳，所以得到法悅，得到法喜禪悅。法喜禪悅，學佛的人講禪悅為食，有禪悅的時候，可以不吃飯，拿禪悅可以當飯來享受，可見得禪悅是最高的享受。最高的享受，你是自己得到會心。不必定聞經，意思不是不教人家聞經，自己你要聞經，你要研究經典，也必得要會心，然後才能真正的把經典研究得明白。研究經典明白，才能夠教化眾生。這裏講不必定聞經，是拿來對會心來講的。會心之後，他一研究經典的話，自然就通了。比如說六祖慧能大師，他真正是開悟了，開悟之後，五祖在半夜裏面把他叫過來，在他的禪房裏面，單獨

的跟他講《金剛經》。他悟了，到南方來，後來遇到人，要講《金剛經》，六祖是不識字，他叫別人把《金剛經》讀給他聽，讀到那裏，他就能解釋到那裏，這就是會心之後，他自然經典就通了。我們學教理的人沒有這個工夫，我們還是要一步一步的研究教理。

這一首五言律詩，押的是九青韻，所謂九青韻，第一副聯子，靈，靈這個字就是在青韻之中；後面第二副聯子是青字，就是它這一韻的韻目；第三副鈴，鈴又在青韻裏面；最後的一副聯是聞經的經字，也在青韻裏面。你要研究別人作的詩，首先要了解合不合乎這個韻，這個就要下一點工夫了。我們老師很厲害，他那時候在興大教詩選，不但講授，講了之後還要教學生學著作詩。後來在東海大學教研究所的詩，也是講過之後，教學生自己學著作。然後就在黑板上，叫學生把你自己作的寫出來，他當場就給他批改。批改，最麻煩的是這個押韻的問題，老師是北方人，是山東人，山東人言語裏面沒有入聲字，但是他老人家，就憑記憶，完全下這工夫，就把平上去入這個入聲字記在心裏面。我們作學生的，要想作詩，我還要拿一本《詩

韻集成》，我想了這一句，下面是韻腳，再下面要押韻，我還得翻一翻，是不是在這一韻裏面。他老人家不必，那一個是不合韻的，馬上就看出來了，所以他老人家工夫下得很深。所以作詩要有天才是不錯的，還要真實下工夫。下什麼工夫？沒有別的辦法，只有多讀，把古人的詩要多讀。讀了之後，能夠講解當然是好，從別人的注解方面，你去研究，那是必要的。自己能夠多讀了之後，再看別人的注解，更能幫助自己悟出來這個道理。所以各位要學詩，有興趣的話，要多讀。

他老人家的好處在那裏，藉著這個詩，我現在簡單的把這一首詩意思、大意是介紹出來，詩的含義很深的，你愈讀，讀得愈多，研究它的意思，記得非常熟，然後你會其中的意思更多。佛經裏面，儒家經典裏面，都是每一句話含多義，每句話包含的意思很多很多，這個自古以來注解經典的人，沒有辦法完全注出來的。詩也是這樣，就拿我已經說一個半小時了，只是講個大概的情形，其中的義理，怎麼樣會心，還是要靠各位自己多研究這個意思，多多領會其中的含義。除了詩裏面所講的意思以外，你自己要注重啟發，他這首詩給你啟發在那裏？悟就悟這，你在世間

辦事情，你學道，學佛、學儒，它給你有意麼樣的啓發，這就是要下的工夫。

谷關攬勝雜詠——觀瀑布寄意二首

請各位看《雪廬詩選讀》前面〈觀瀑布寄意〉二首，這是在〈谷關攬勝雜詠〉前面的兩首，我們先研讀這兩首。這兩首詩都是絕句，絕句就是四句，是七言絕句，七個字一句。

第一首

宛轉飛濤落九垓，從教人世洗塵埃。
清流不受遮攔力，萬疊峯巒兩壁開。

第二首

千山化作萬重山，折澗湍鳴去復還。
地似中分天未裂，長虹掛在半雲間。

我們先看第一首。「谷關攬勝」，谷關就在我們中部，我們一位廖老師請老師到谷關去遊覽，他老人家到那裏去遊覽，跟我們一般人不同，看見那些風景，藉著那些風景就看出很多的意思出來。所以他講〈谷關攬勝雜詠〉，「雜詠」就是主題不只一種，每一首有每一首它的主题在那裏，這是前面的兩首。前面兩首，他是〈觀瀑布寄意〉，觀就是看這個瀑布，寄意，有所寄託的意思。在這裏，雪廬老人他有他的寄意，我們看過這兩首詩的時候，可以聯想得很多，但是先要把他老人家的寄意，根據這個詩的文，先要明瞭，明瞭之後，個人想法，那是你領悟到什麼程度，就是什麼程度。因為詩跟佛經、跟儒家經典一樣，含有很多的意思。我們多研究，多悟，裏面意思就悟得更多。

宛轉飛濤落九垓，從教人世洗塵埃。

「宛轉飛濤落九垓」，這是講瀑布，開頭就是講這個瀑布。瀑布，因為它是從高處往下流動、流下來，這叫「飛濤」，用這名字。飛濤，濤是像江河裏面、海裏面的浪濤，浪濤，浪是浪，濤是濤，濤比浪還要大，很大的浪這叫濤。既是濤，在

江海裏面這個濤是在江上流動、海裏面流動，平面的流動，在這裏是飛濤，飛是從高處往下流下來叫飛，飛濤指的就是瀑布。這個飛濤什麼樣子呢？狀況如何呢？「宛轉」，宛轉是曲曲折折的，連綿不斷的，從高處飛下來的，所以宛轉是形容飛濤。「落九垓」，這個飛濤從那裏來的呢？從九重天上落下來。怎麼想到九垓呢？九垓是九天，因為詩人在瀑布對岸往上看，往上看到最高處，就是到了天空。看到瀑布從山峯上、山頂上流下來，山頂上面就是一片天空，所以詩人想像，這個瀑布是從天上，不但是一層天，九重天上流下來的。這個就說出瀑布它的形狀、來處，這一句就是了不起，開頭就把它提出來。

「從教人世洗塵埃」，教，教是讀平聲，從是從而。從而就是要問，你這個從九垓之上流下來的，飛流下來這個瀑布，你飛流下來作什麼事情？詩人就問，你從那麼高處飛下來，目的是在那裏，有什麼任務。下面就說了，從教人世洗塵埃，瀑布從九天之上飛流下來，飛流就是瀑布、飛濤，下來，不是供給人家參觀欣賞的，不是這樣，它來的任務是要教人家洗塵埃。塵埃是什麼呢？就是陸地上很細的灰、

灰土，風一吹就飛揚起來，那叫塵埃。那個塵埃不是在地上不動的，它經過風把它吹起來，叫塵埃。這個塵埃有所比喻的，比喻什麼呢？比喻人世間種種世俗的那些污穢，拿這個塵埃來表現世間人。世間人的心裏都是污染的，都是互相來侵佔他人，跟人家爭名奪利，造成這個污濁的世間。這個污濁的世間從那開始？就從人心污染開始，由人心污染了，造成人類社會以至全世界都是污染的，所以拿塵埃來表現。教人世，瀑布流下來的，它是來教人世間把這個塵埃洗乾淨，這是瀑布來到人世間的一個意義，它的意義、它的任務就在此，不是供給人家來參觀、來欣賞的。

清流不受遮攔力，萬疊峯巒兩壁開。

「清流」，這是稱讚瀑布，瀑布既然是九天之上流下來的，九天，天上是清淨的，從天上流下來這個瀑布，你這個流水是清淨的，一塵不染。就憑你這個清淨，才能夠把人世間人心的污染，才能夠把它洗乾淨。既是清流，「不受遮攔力」。遮攔，遮是把它遮了、遮擋起來，攔就是阻隔，遮攔有遮攔的力量，就是人為的障礙，遮攔力就是障礙的力量。不受障礙力，不受，不是這個瀑布把它障礙力清除了，是因

為這個瀑布本身這個清流，讓那些障礙力自動的讓開了，不受就是不被，不被障礙力阻擋。這個清流它有這種道德，要到那裏自然就沒有任何障礙。要是我們普通人，到那裏都有障礙，出國要有出國護照，沒有護照你要到那個國家還不行，去不了。就是在本地方，本地方，到什麼地方阻礙力還是很多，它這是沒有任何的障礙。這個沒有任何障礙，是因為它本身是個清流，障礙物自動的就撤除了、沒有，撤除了就沒有這個力量，沒有這個障礙力。

怎麼自動撤除呢？下面可以看出來，下面講「萬疊峯巒兩壁開」，萬疊，萬是代表這個數目是最多的，疊是重重疊疊的，峯巒，峯是山峯，巒是這個山峯連綿不斷的，大的山峯小的山峯，從九天之上重重疊疊的、連綿不斷的山峯，大小山峯不斷的連續下來。這個萬疊峯巒，從最高處到詩人所看見的眼面前分開了，分開兩個壁，兩壁，壁是牆壁，把那個形容成為牆壁一樣的，很直的、很陡的。這就是不受遮攔力，從最高的九垓之後，一疊一疊重重疊疊那個峯巒都分開兩壁，讓開了，讓這個清流下來。讓清流下來什麼呢？就是貫穿到洗塵埃。

這一首，你看看，意思就一直下來，這個文法，第一句，把瀑布提出來了；第二句，說出瀑布的功用，它來到人世間的功用就是要洗塵埃，功用也就是任務，第二句是講它的任務、講它的功用，第一句是體，第二句由體起用；第三句，既是有體有用，這個用發揮出來，你看第三句，這個功用出來的時候，沒有任何障礙；第四句，就把沒有任何障礙的情況說出來了，兩壁分開來，萬壑峯巒兩壁開。從一句的體，二句的用，三句的沒有障礙，到四句是一直貫穿到第一句，體用沒有障礙，顯著的表現出來就是兩壁開。開這個字不得了，看起來是分開的，為什麼開呢？必須開才能夠談得上體、用。不開，流都流不下來，那裏還有什麼作用？這是第一首，下面是第二首。

千山化作萬重山，折澗湍鳴去復還。

兩首，這叫連章體，所謂連，這個章法是有連續的，兩首詩猶有關係，但是不能重復，這叫連章體。前面那一首，大家看清楚了，它表示的意思，它的章法，看過了，第二首呢，「千山化作萬重山」，古人講千山萬水，千山萬水表示這個山一重

一重的山，山上這個水，水就是指的瀑布。怎麼千山化作萬重山，化作是由這個瀑布來化作的，沒有瀑布，誰來化？瀑布從九天之上飛流下來，它所經過那麼多的山，前面講的山是萬疊峯巒，重就是重疊，萬重山，這個化字就是瀑布把它化成的，沒有瀑布，那個山，看看就是山，沒有變化，這裏千山變作萬重山，就是有瀑布從那上面經過，化作萬重山。

「折澗湍鳴去復還」，折澗，就是講這個化，那個水有轉折的——轉折的地方。那山是重疊的，遇到一層重疊，有一個折，經過轉折的地方有一個澗水，澗水就是在那一重的山上，有一個停留的水在那裏，叫澗水。湍鳴，湍是流得很急，這個折澗雖然是一轉折，一轉折是又發生湍鳴，湍，水流得很急、很快的又流下來。發生那個水急、流得很急的音聲，發出來叫作湍鳴。這個當中，講到古人的典故，萬山，在內地湖北省襄陽縣，有一座山叫作萬山，又叫作漢皋山，萬山這個地方，過去有一個人在那裏見到一個仙女，表示這個萬重山就是過去學神仙的人見到仙女的地方，這裏說瀑布來處是從天上來的，它不是世俗的那種瀑布，所以萬重山有這個典

故。折澗湍鳴，既是折澗湍鳴的話，就是表示流得很快，它這個瀑布來的那種氣象，中間有那麼多變化，這也不是普通的瀑布，變化那麼多，流得那麼急，去，流去，然後又回還，去復還，就表示折澗的那個形狀。這兩句，都是描寫瀑布的。

地似中分天未裂，長虹掛在半雲間。

後面兩句，根據瀑布所形成的、所經過的路，一般路是平面的，這是從高處往下，就講過程好了，它經過的過程，詩人看起來，有過程的一個現象。這一個過程的現象，這個飛濤——就是瀑布，從那麼高處、萬重山，中間流得那麼快，湍鳴那麼急，那麼快的流下來，所經過的這個山峯——這個「地」，指萬重山那個地，「似中分天未裂」，就這個萬重山，萬重山就是這個地，就地的形狀來講，中分了。中分是什麼呢？被瀑布分開來了，它從中把萬重山這個地分開來，中分。中分，你要注意這個似字，似是好像，好像這個地被瀑布分開來了，分開兩邊。兩邊就是前面講兩壁，分開來，分為兩個壁。兩壁，兩壁就是互相對壘，拿我們好懂的話，就是兩岸，我們臺灣、大陸不是叫兩岸？中分，好像分出兩岸。當然臺灣海峽，兩岸是平的，

它這是直的、豎的，但是寄意，寄是寄託的意思，拿直的來寄託橫的，可以，雪公有這樣的寄託的意思。但是這個分呢？似，好像是，不是真實的分開來。你拿臺灣海峽來講，臺灣海峽看起來是一道水把它分開，這一岸、那一岸，兩岸，天未裂，你看一片天空，我們這一邊，臺灣這一岸，靠大陸那一岸，兩岸都是一個天空，兩岸是分開了，天空沒有分開，所以天未裂，天沒有裂，還是一體的。

這個似中分，好像是中分，怎麼顯出來的呢？最後一句，「長虹掛在半雲間」，長虹，就是從高處下來的這個瀑布，掛在那裏，太陽一照，就像那個虹一樣的。虹大家知道，各種彩色的，有紅色的，藍色的，雲氣的白色的，這叫虹。這是一道長虹，掛在半雲之間，半雲之間就是從萬重山、從九垓那上面垂流下來，這一個掛字，掛字好啊，這一道長虹從九重天上垂掛下來，掛在半雲之間。半雲，這山上有很多雲氣，從天上到這個山中、山下都有雲，有這個長虹掛在半雲間，看起來才有兩壁開，在地上才有兩岸，在詩人看起來，這兩岸是沒有分，還是一體。

這一首，前兩句是講瀑布的來處，以及它經過的過程，這兩句顯得這個瀑布不

是凡俗的，不是凡俗就是前面講的萬山，神仙顯示出來的，化作出來的。藉著那個萬山來顯出這一道瀑布不是凡俗的，它是超脫世俗的一道瀑布，超越世間的。既是超越世間，世間人各人有各人的心理，每個人的心理跟別人都有隔閡，為什麼隔閡呢？人人都有自己的私心在那裏作祟，有私心在那裏作祟的話，他跟任何人都有隔閡，都是分裂的，不能跟人家和諧相處，都是分裂的。你拿現在民主國家這個政治來講，政黨與政黨之間合不來，同一個政黨，政黨之內各有各的派系，彼此合不來，歸結到最後，為什麼要參加政黨呢？還是為了個人選舉，他才參加這個政黨。選舉時候，如果政黨不提名他，他就提出反對的言論，種種反抗的現象就出來，這就表示它是分裂的。整個說起來，不但是政治，講到任何人，我們世間世俗的人，都是跟人家合不來，不能夠和諧相處，就是分裂的。這種分裂的現象，在詩人看起來——雪廬老人看起來，這種分裂是假象。照這個天理，天理就是真理，我們人人都有真如本性，真如本性裏面就像那個天空一樣，這是說比喻的話，天空不是本性，天空在本性裏面那是一粒微塵還不如，本性大得不得了。本性它有什麼分裂呢？本性，心、佛、眾生，心是眾生的心，佛的心。成佛的人，我們沒有成佛——凡夫眾生，都

是有這個心。這個心是指的真心，三者沒有差別。三者沒有差別的話，聖人是這個真心，我們凡夫眾生也有這個真心，這個真心就是沒有分裂的。

所以這一首詩，在政治上講，是寄意寄在政治上分裂，寄這個世間的國家來講，國家與國家是分裂的，永遠合不起來。講到脩道，我們都是學道的人，你無論是學佛，無論是學儒家的經典，儒家的經典跟佛法是一致的，都要讓我們知道自己有真如本性，自己真如本性絕對沒有分裂，圓融一體。從瀑布看起來，有兩岸開，那是相似的，就世俗的人看起來，它是分開來的，講到真理沒有分的，講到真理，不但我們脩道方面來講，真心上面沒有分，就是世間這個兩岸，國與國之間，政黨與政黨之間，那個分裂要用這個真理來把它圓融起來，也是沒有分的。所以這個當中用一個似字，似中分，下面一個掛字，掛在半雲間，才顯出這個假象來。假象，既是假象，詩人告訴我們不要再分裂了，要認真。認真，不要執著這個假象，我們才能夠把世間化為和諧、團結，世界和平才能夠真正求得到。就我們學道的人講，去了這個假象，我們才真正能夠成佛，真正能夠了生死。

雪廬詩選讀講記【下冊】觀瀑布寄意二首

鄉夢

春風春雨最無情，一夜瀟瀟滿郡城。
曉枕乍驚鄉夢斷，隔牆吹入賣花聲。

雪廬老人在中國抗日戰爭的時候，他老人家隨著政府到四川，一共抗戰八年，勝利了，回到南京，那時候南京是國民政府的首都。到了南京，因為交通不像現在這麼方便，還是留在南京，他沒有回到山東，雪廬老人的家鄉是在山東濟南，那時候交通不方便，從南京到山東濟南，不那麼容易，所以他還是在南京。在南京的時候，你看，已經勝利了，還不能夠回到家鄉，這個滋味很不好受，所以他作了〈鄉夢〉，鄉夢就是夢見回到故鄉去，我們來看這一首詩。

春風春雨最無情，一夜瀟瀟滿郡城。

「春風春雨」，春天有風，春天有雨，應該是很好，春天下的小雨，吹的春風，應該是不錯。但是在這一句裏面，你看，「最無情」，責怪這個春風春雨。為什麼春風春雨最無情呢？「一夜瀟瀟滿郡城」，瀟瀟，那個雨、風雨來得很急，這個雨下得很急，風也刮得很急。我們所想的春風很和暖，它那個風很大，雨也很大，來得很急。瀟瀟，是來得很暴、很暴急，這個暴急是從那來的？從《詩經》裏面出來的。《詩經》有〈鄭風〉，有一篇詩叫作〈風雨〉，那一篇詩裏面有一句話「風雨瀟瀟」，風雨瀟瀟就表示這個雨，有風有雨來得又急，風雨都很大，《詩經》那一篇詩是講在亂世一般人就思念那個君子，君子在風雨瀟瀟的這個時候，風雨瀟瀟表示這個亂，時局很亂，君子雖然在這個亂世，他不改變，君子守君子之道，不因為亂世而隨波逐流，他不改，所以那一篇詩是藉著亂世，讓一般人思念到君子，是這個意思。因此這裏講「一夜瀟瀟」，老師就用這個瀟瀟。雖然是抗戰勝利了，老人家住在南京，看出來時局沒有安定下來，還是亂的，所以藉著這個春風春雨，讓他感受瀟瀟，還是那麼瀟瀟的那種風，讓人受不了，也讓老人家看見未來的這個局勢不好，這是詩人。詩人有真性情，他能看到未來，所以詩的好處就在這裏。他說，一夜瀟瀟滿

郡城，滿郡城，就是整個南京城，整夜裏面都是這個瀟瀟風雨。這樣看起來，這個風雨無情，最無情的。最無情是用來讓他感受到什麼呢？不能夠回到故鄉，不能回到故鄉，作夢也好，白天不能回故鄉，晚上睡眠的時候，能夠作夢回到家鄉看看也好，偏偏遇到這個瀟瀟風雨，把他叫醒了。怎麼叫醒呢？就在下面這一句、第三句。

曉枕乍驚鄉夢斷，隔牆吹入賣花聲。

「曉枕」，曉枕就表示雪廬老人在夜間，夢回到故鄉去了。夢回到故鄉，那個夢很好，回到故鄉，那是很難得回來了，那個夢作得很長，一直作到天明了，曉就是天明了，他還在那作夢。還在那作夢的時候，「乍驚」，乍驚，突然的、想不到的，他驚醒了。一驚醒，「鄉夢斷」了，回到故鄉那個夢、那個好夢斷了。這一乍驚，乍驚是想不到的，本來在那個夢回到故鄉，跟家人相聚，跟故鄉的朋友來相聚，這個多好，這忽然乍驚了，一乍驚，回到故鄉這個夢就斷了，就是那個瀟瀟風雨，這是最無情的時候，這是最無情。我人不能回去，我作夢回去看看，你這個風雨偏偏來把我的夢驚醒了，你這是最無情了。怎麼知道是風雨最無情呢？這個乍驚把那鄉

夢斷了，從那裏知道被瀟瀟風雨把它驚、鄉夢就斷了，下面這一句，「隔牆吹入賣花聲」，牆外，雪廬老人住在屋子裏面，牆外面有人賣花，賣花的聲音，在外面叫著賣花，本來隔著牆，牆裏面是聽不到的，聽是聽到，不那麼明顯，尤其是在作夢的時候，那個賣花聲不會聽得到的。但是你看這個吹字，吹是誰吹？那個風吹進來的，這個好夢被這個瀟瀟風雨，被那個風把賣花的聲音吹到牆裏面來，把這個鄉夢吹斷了。這是最後一句，就是點到前面那個風雨最無情。

這一首你想想看，夢鄉、這〈鄉夢〉，講到文法，先提出來風雨，無情的風雨。再呢，瀟瀟，就是形容這個風雨，那樣風大、雨大，來得那麼急，緊急的來了，而且滿郡城，整個南京都下這個大風大雨。第二句就是形容這個風雨。第三句就是講這個夢，夢被這個風雨驚醒了，三句是講這個夢。四句，就講這個風，把這個賣花的聲音，吹到牆裏面來，這是驚夢的一種原因在這裏，夢斷是結果，吹入賣花聲，是個原因。這個結果、這個原因，照應到春風春雨那個無情，這個文法結構是這樣看的。第一句，風雨是讓鄉夢斷的一個主體，是風雨。第二句是形容這個風雨，來

的那個氣勢讓人家受不了。三句、四句，鄉夢斷是一因一果，這是文法結構。

我們讀雪廬老人的詩，自己要作詩，你要懂得這個章法，詩的章法，你這樣研究看，清清楚楚的，你自己下筆要寫詩的話，要寫這個題目，可以供各位自己參考。再說〈鄉夢〉，老師作的詩，本意是回到故鄉回不了，作還鄉之夢，本意是在此。我們研讀雪廬老人的詩，我們可以從多方面的來悟，因為詩含意太廣了。但是含意太廣，悟，可以海闊天空的，可以悟，但是你不能把本意放在一邊，本意不講，只講你自己悟的事情，那就不對了，它的本意就是要回到故鄉，還鄉之夢。

我們研究、悟的時候，我們大家都是學道的人，學儒、學佛。學儒、學佛，故鄉在那裏？故鄉就是我們自己本性。我們念佛，學念佛法門，故鄉在那裏？故鄉就是在極樂世界。說實在的話，確實是如此。我們在娑婆世界，這個不是我們家鄉，真正的家鄉是沒有變化的。有變化的是什麼呢？有生有滅，我們想想我們在這個世間，無論在臺灣，無論在那個地方，有很多都是從大陸來的。我們臺灣現在，你無論是客户家人也好、閩南人也好，都是從大陸來的。從大陸來的，大陸講也好，來到

臺灣，臺灣講也好，這個地方我們都是在作客。為什麼作客呢？你原來住在這個地方，過個若干年，那地方變了，認不得了。我學人，我是從民國三十八年，我到臺灣來的，我們老師也是民國三十八年到臺灣來的，經過幾十年之後，我學人回到大陸上的故鄉看看，故鄉一切都變了，原來的房屋，找不到了，自然界的、那個建築物沒有了。人呢，少年的同學，少年在一起遊玩的玩伴，一個個老的老、死的死，沒有了。這個你說家鄉？不是真正的家鄉，真正的家鄉沒有這樣生滅變化的。沒有生滅變化的在那裏？就是在極樂世界。講普通法門的話，就是我們自己的真心，真心是不變的，沒有生滅的，那個才是我們真正的故鄉。我們在這世間，要回到自性中不生不滅的那裏，證到自己真如本性很難，不容易的，你要在這一生能夠證到，談何容易？那就要換換地方，到極樂世界。極樂世界，講理上面，我們真心是涵蓋極樂世界。那個極樂世界好處在那裏？有阿彌陀佛在那裏，有大勢至菩薩、觀世音菩薩還有很多大菩薩都在那裏，我們到那個世界，跟阿彌陀佛天天見面在一起，跟那些大菩薩天天相處在一起，所以在那裏成佛非常快，所以那裏真正是我們的故鄉。

我們這樣體驗未嘗不可，我們這樣領悟，沒有把老師那個原來的意思，沒有放下來不講，先講他那個本意，就他那個本來的意思——鄉夢，我們悟到更多的。要是現在，我們跑到極樂世界問問雪廬老人，雪廬老人也認同的，他會說：你這樣講法，我同意。他會同意的。但是你不能把他原來作〈鄉夢〉那個意思放在一邊不講，先要把它的意思講出來，後來的意思，你是體驗出來、悟出來的。我們研讀雪廬老人的詩，以及研讀古人的詩，都可以用這個態度來研讀，這樣我們學詩，才有個門路，這就是有道，詩裏面就有道了。

雪廬詩選讀講記【下冊】鄉夢

絮

再講一首〈絮〉。絮是春天那個柳樹，柳樹那個花叫作絮，柳花在春天開那個絮，風一吹，到處飄流，它要想再回到柳樹這裏，歸到柳樹這邊來，沒辦法了，回不來了，就從這個絮字，大家看看。

春店柳花如雪狂，團團來去鬥斜陽。
憐君無託同遊子，一染風塵迷故鄉。

春店柳花如雪狂，團團來去鬥斜陽。

「春店」，就是雪廬老人住在南京的時候，雖然住在這個房屋，還是公家的，不是在家鄉，叫春店。「柳花」，柳樹開的花，這就是絮，「如雪狂」，這個柳花、這個絮，被風一吹，到處飄蕩。「團團來去」，團團的時候，就是形狀，形容這個絮，

柳絮那個花是圓圓的，叫團團。來去，在空中飄來飄去，飄來飄去怎麼呢？「鬥斜陽」，斜就是太陽西下了，偏西了。太陽偏西，它這個柳絮還在那裏游來游去，彼此在那裏，好像跟這個斜陽來纏鬥。傍晚的時候了，你還在飄，停不下來，斜陽這個太陽快沒落了，你還在那不停止，就好像跟斜陽來鬥，來競爭，這就是不能停止的意思。不能停止，那就表示要想靜下來，要想回到柳樹跟前，辦不到了。

憐君無託同遊子，一染風塵迷故鄉。

下面，「憐君無託同遊子」，詩人就是憐惜，君指的就是絮，憐憫你無託、沒有寄託。同遊子，跟我們人一樣，人到外面作遊子，離開家鄉，我們是同病相憐的。為什麼同病相憐，「一染風塵迷故鄉」，一經染上風塵，風塵是風吹起來地上那個灰塵，一染上風塵，就迷失了故鄉。這個風塵，它就比喻世俗的人在世間、亂世，亂世要想得到太平，得不到，處在亂世要想回家也回不成，迷了故鄉了。迷了故鄉，回不到故鄉，這也是老師他老人家滯留在南京，回不到濟南的故鄉去，看見柳絮，觸景生情，同病相憐的。藉著這個來同情柳絮，就是自己感受到回不到故鄉，這叫

人家很難受。

前面是講鄉夢，後面是藉著柳絮來表現回不到濟南去，那種心情。為什麼有這種心情？我們人都是會懷念故鄉，古人講，「山是故鄉青，月是故鄉明」，故鄉的景物，故鄉的人，都是好的。這是中華文化，講究教人家念念不忘自己的鄉土，念念不忘自己的鄉土，鄉土可貴在那裏？鄉土是父母在那裏，父母有祖父母，祖父母一代一代的都是在那裏，懷念鄉土就是懷念自己的父母，以至於祖宗，不要忘本，這是中華文化重要的精神。這是老師前面作的〈鄉夢〉，這一首作的〈絮〉，根本的意思是這裏。你要聯想、悟也可以。我們在娑婆世界，都是作客，都像柳絮這樣飄來飄去，認不得自己故鄉，迷了。我們要想找回故鄉，就要到極樂世界去，你這樣悟可以，也符合事實。但是它根本的意思，就是教我們講懷念鄉土，懷念自己的父母、祖宗所在地，要知道我們的根本在那裏，不要忘本。

雪廬詩選讀講記【下冊】

聲 明 書

徐醒民先生所講述之佛學及儒學經典，經整理成文字書籍或電子書（文字檔光碟），所有著作之重製、公開口述、公開播送、公開傳輸及流通等行為，同意皆不受時間、地域、次數、對象等任何限制，任何人均得自由利用，但任何人均不得加註版權所有，或任意更改內容，改變著作原意，影響大眾權益，亦不得作為營利為目的之用。

公元二〇一二年二月六日恭印結緣（贈送品）

雪廬詩選讀講記【下冊】

講述者：徐醒民先生

出版者：雪明講習堂

住址：彰化縣花壇鄉長春村福德巷二號

電話：○九三二七○八四八七

承印者：昱盛印刷事業有限公司

住址：臺中市西屯區永輝路八十三號

電話：（○四）二三一三八三七八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雪廬詩選讀講記 / 徐醒民主講. -- 彰化縣花壇鄉 :

雪明講習堂, 2012.02

冊 ; 19×26公分

ISBN 978-986-87936-2-0 (上冊 : 平裝) .--

ISBN 978-986-87936-3-7 (下冊 : 平裝)

831

100027923